

技 擊 小 說

勝 字 旗

望 素 樓 主 著



6

上海勵力出版行印

望素樓主著

長篇武
俠小說

勝

字

旗

第六集

上海勵力出版社印行

版權所有

不准翻印

著者 望 素樓 主

出版者

勵力出版社

上海四馬路復興里五號
電報掛號三一〇九九號

發行人 劉 彙 臣

全國各大書局均有代售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 字 旗

六集目錄

第二十四回

海國城兩凶伏誅
郭公鎮雙英結友

.....一

第二十五回

兄妹恩情深寶中書不違慈母志
新郎難入選小姑娘代解嚴課題

二六

第二十六回

鬥勝爭強慘收逃塵網
堅心苦志至誠結仙緣

.....五二

第二十七回

樂譜六英玉樓清界參師長
劍假昆吾海天月夜斬鯨人

.....七六

長篇武俠小說

勝字旗 第六集

望素樓主著

第二十四回

海國城兩凶伏誅
郭公鎮雙英結友

許呼雷緣養猛獸，調獅馴虎，覺得天地間無人能和自己比較，今見小姑娘驅策這些逸材猛獸，簡直不如羊豕，尤其那隻小小動物竟能嚙噬虎豹，威攝雄獅，不但目所未睹，並且聞所未聞，自己空在深山大壑修積這些年載，真是鄙陋不堪，休說論武藝不能和人家比，就是一切法術也是甘拜下風，看起這位寶小姑娘不是人間凡俗之輩，若再不識時務，說不定要落到甚麼結果，他這一澈底覺悟，立時拜倒，口稱小姑娘，你是天上神人，明日許某親拜勝字旗贖罪，老禪師見許呼雷業已口服心服，甚覺歡喜，小姑娘急忙棄了黃獅，答禮說道：「老仙長眷顧遠人已感情不盡，拜旗賠罪，實不敢當，弟子已往冒犯，先向仙長請罪，」許呼雷面紅耳赤，將老禪師小姑娘讓到養性齋陪話，幾天以來兩下鬧的這麼緊張，鎮國禪師與小姑娘爲何這樣安閒的來訪蛟螭峯，原來鎮國禪師前一日，單來蛟螭峯和許呼雷見面，被許呼雷半軟半硬支吾回來，覺得未弄到切實結果，難對小姑娘，只把與許呼雷見面的經過告訴了劉鐵玉，劉鐵玉覺得如此遷延下去，夜長夢多，不很妥當，立即告訴了杜

爺及小姑娘，杜爺聽得非常驚訝，劉鉄玉道：「老禪師爲人忠厚，容易受狡猾之輩欺瞞，我看許老道這傢伙既然這麼賭攪，必不能衝着老禪師的面子就會將人好好的送出，只和他講理是不安當，……」小姑娘未待劉鉄玉說完，急道：「許呼雷既如此混帳，萬一他竟將人弄壞，給個活不見人，死不見屍，到那時老禪師再和他反臉就是將姓許的碎屍萬段，也補不了這個大缺陷，咱們負着這樣重大使命，便是上憲不加罪責，也難回山東見郭大人，莫若我們今晚瞞着老禪師到蚊蟻峯探探情形，遇到機會將元凶弄回好些，不然和他決裂到底，將許呼雷弄來，也未始沒個結果，」小姑娘這一提議，杜爺同劉鉄玉俱各贊成，到了夜靜時候，三人一同飛往蚊蟻峯，正趕上許呼雷率領衆弟子舉行血祭，要將哈莫兩個要犯生生葬入獸腹，小姑娘等三人，暗自驚訝，幸喜這時趕到，不然他若真果這麼辦了，卽有倒海移山的本領，也難找出真憑實據，小姑娘教杜爺巡風，自己到谷底相機行事，看過幾件驚心動魄的動作，依然不肯突發，直至葛球將哈得明莫赫提到中央，放過羣獸，哈得明叫出一句師傅饒命的當兒，小姑娘依着劍光，使出「偷天換日」的手段，白光一閃早把許呼雷捲到獸羣，霎時燈死火滅，小姑娘同劉鉄玉將哈得明莫赫提上崖谷，一同飛回萬松岩，次早劉鉄玉便將夜來經過稟告老禪師，鎮國禪師不勝駭然，說道：「這東西竟要如此做法，太可惡了，我從此和他斷絕往來，反正你們已將元凶尋回就好辦了，待老朽親向小姑娘道勞，」說話之間小姑娘正走進來

，老禪師對這件事深自引咎，道謝了小姑娘，又說自己要與許呼雷絕交，小姑娘道：「這也不必，他雖是做的不對，老禪師不能不給他留個反省的餘地，倒不如我們也假裝不知，我同老禪師到蛟螭峯去趨，一則看看他如有悔悟之心，還可保持老禪師與他多年老友的面子，再則聽說他山上畜養着很多怪獸，弟子參觀一下，也好試驗試驗這靈叢有多大靈異，三則那日交閱之後，柳員外父子竟不見了，無疑也是被他山上弄去，他經過這次打擊，若是知趣，好好獻出，也省一些事，」老禪師點頭道：「這麼辦固然是很好，只是你們兩人見面是不是方便呢？」小姑娘道：「那是沒有關係，他如講理，我們更加禮貌，萬一他若是反臉，難道我們就會栽到他手裏不成？」鎮國禪師也覺這樣做法近理，遂同小姑娘到了蛟螭峯，面會許呼雷，果然他受到打擊之後，態度變和藹了，尤其他看到小姑娘知道慚愧，羞惡之心總算沒有完全喪失，及至空靈最懾服全班猛獸，許呼雷纔驚爲小姑娘是天人，甘心拱服，將老禪師小姑娘讓至養性齋，過去事一概不提，一場干戈，化爲玉帛，這是何等可喜，看起來天下沒有不可解的孽緣，只是人們不肯覺悟罷了，鎮國禪師是賦性忠厚之人，無論在甚麼環境，都不願當面予人難堪，所以未來之前覺得有很多的言語忠告許呼雷，及見他幡然悔悟，也就不好意思說了，談了多時，甚是投契，許呼雷很慚愧的握了鎮國禪師的手笑道：「老禪師請你到這廂來，我有事相懇，」離開小姑娘的位子很遠，小聲說道：「老禪師，我還得煩你一件事情

，就是以後千萬不要說起哈得明是我的徒弟，實在我早就與他絕了師徒之緣，」鎮國禪師哈哈笑道：「這你太多心了，老朽雖不敢自況有道，但對隱惡揚善這點工夫還能作得到，慢說我們還是朋友，就是毫無關係之人，也要給人留點體面，至於當時海國城發生滔天大禍，我因和你是朋友，纔來作最懇切的忠告，須知那不是來揭你的短，正恐怕「打了和尚滿寺羞，」丟了你的臉，也正是失了我的顏面，我本着百分善意而來，偏你誤會我是來譏諷你，弄出許多枝節，直到今日纔解釋開，過去的事還提他做甚？你這樣估量，太把我邱伯鈞看低了，」許呼雷聽老禪師這番言語，這纔明白過去一切，人家始終對自己是純粹好意，自己量狹識淺，纔弄的今日連番栽這樣的大跟頭，完全是咎由自取，看起來人家是磊落君子，自己是醜陋小人，許呼雷前後想想，不由又是一陣慚愧，只向老禪師再三道謝，老禪師道：「這些事情都是該緣，不必說罷，老朽還有一件事情和你說，前日高麗營交戰的時候，榆柳屯柳員外父子失蹤，當然是在你這裏，你可以好好的送到萬松岩，彼此面子都足了，也省你們兩下再爲這事起風波，寶小姑娘人雖年幼，但他胸襟宏闊，義氣凌雲，絕不能把一點微嫌放在心上，更兼雁門小春申相與輔行，更給小姑娘一些處世交遊指導，雖然他們藝臻絕頂，無人能敵，可是只要人家於他過得去，她絕不惹別人，我們以後交得這麼幾位朋友，也不枉我們參道練功一場，」許呼雷聽老禪師說出這些言語，驚愕說道：「還有這麼一樁事，我竟不知，這定是

他們做的，我明日一定親送柳員外父子到山，借着瞻拜勝字旗，不必當面對小姑娘提起了，」鎮國禪師點點頭道：「這樣辦很妥當。」許呼雷便到外邊查兌這件事情，鎮國禪師將許呼雷所說言語告訴了小姑娘，小姑娘看透他這次完全是出於誠意，也自歡喜，這次來的目的都得到圓滿結果，老禪師同小姑娘均非常歡喜，少時許呼雷返回，鎮國禪師與小姑娘一同離了回歸萬松岩，這時東邊將軍衙門已派官弁至高麗營催提要犯，小姑娘便同杜爺劉爺辭了鎮國禪師護差到海國城交代，老禪師直送至石磴虹橋，猶復留戀說道：「可惜你們不能再住一日，等許呼雷前來瞻旗陪禮，」杜爺說道：「他既心服就無須重視這些表面，柳員外來到煩代致意，回路造訪」，老禪師還要再送，杜爺同小姑娘，敬謹辭謝，老禪師目送衆人下山，竚立一會，嘆惜而返。杜爺一行回頭押着囚車，重登官道，依然用勝字旗烈烈前導，高麗營這件事情太出人意外，不是內中含着那麼多的因素，也絕不會有這些亂子，過了這一場，自然就平安無事，不幾天就到了海國城，這兩個要犯，到了別地方，人們似乎還不大注意，一到海國城，就鬚鬚是驚天動地的事情，還未待囚車來到，男女老少傾城往觀，街頭巷尾一簇一簇的人衆，「把往事今朝重提起，」紛紛談論，說到哈得明的殘忍，人人憤怒，話到周統領被害又人人唏噓，在羣衆引領瞻望之下，郭全勝抗着勝字旗一驥當先到了城門，百姓看那勝字旗的莊嚴精緻，恰似一團雲錦從天空飄落下來，輝映的目亂神迷，往時枉見了些官家的龍虎

旗幟，比起這勝字旗，真不如一方爛包袱，四十名馬兵走過，擁過囚車，一般婦孺望着哈得明的影子，不禁戟指亂罵，隨後一眼看到馬大人小，英姿俊秀的小姑娘，又使人人稱奇，覺得她這嬌貴聰俊的人物，只可作字彈棋做些文雅事情，又那能關山遠涉，飽受風霜之苦？那裏知道她正是降獅伏虎，萬夫莫敵的特殊人物，進城之後，早有官家將差接去，劉鉄玉將着公文投遞，交割清楚，另外呈上郭大人的私信，官家知道這些護差的角色，非同泛泛，招待備極週到，同時一併覆了鎮國禪師的謝函，和郭知府的文書，大小衙門都有餽贈，小姑娘次日要辭謝回山東，地方官奉着東邊將軍的命令，多留兩天，並說將軍還有事情相託，杜爺等人，只得暫且留住，過了兩天，監斬的公文到來，周統領的後任王大人做了監斬，裕將軍也趕了來，監斬這要犯和其他普通行刑不同，通城的兵馬預先戒備，刑場的南端，臨時搭起三座官棚，因為除了監斬官之外，還有裕將軍和省憲派來的高級官員，裕將軍因與鎮國禪師交厚，來到之後先與劉鉄玉見面，由劉鉄玉介紹了小姑娘及杜爺，將軍深深道勞，知道這次獲案護解等等艱苦工作，都是小姑娘等幾人出力，依次敘功存記，其實小姑娘杜爺根本不當官差，對這些事情實在冷淡的很，到了行刑的這天，老早先張出佈告，曉諭通城居民，各街巷口都有步兵把守，弓上絃，刀出鞘，十分緊張，一隊一隊的馬兵，奔馳巡防，鬍鬚如臨大敵，因為全城人等對這件案子太也關心，未待有甚麼動作，各街各巷早已站的人山人海，裕將軍因

這案子前後多是小姑娘等幾人成全的，也特地請到官棚，讓他們目睹這件巨案完成，天將近午，在空氣緊張中，由海國城的牢獄中提出兩名身穿赤衣，背插亡命的死囚，連肩帶臂緊緊的縛定，神情極為可怖，按說殺人這事情，別管是用甚麼方式，總是野蠻舉動，「見其生不忍見其死，聞其聲不忍食其肉，」自好之士，殺豬宰羊，都不願看，何況是殺人？然而宇宙間的事情多有矛盾，這種殘忍野蠻的動作不是不應該看麼！可是社會的事情沒有再比看殺人起勁的，這又是莫明其妙，當犯人牽出的時候，也正像名角到了前臺，萬目睽睽都緊緊的睜着他，哈得明、莫赫、被提出之後心內雖也不免緊張，但人到將死的前一刻也許有個最後良心發現，他前後想想，殺人無數，到了這時只以一命相抵，總算不吃虧，何況前日在四平坡幾乎被師傅喂了虎豹，不是寶小姑娘神通廣大，臨時從虎口中提出，被那些野畜生嚼活吞，那種死法較比一刀之苦，真有天淵之別，他想到當時那種恐怖懷絕情況，心中猶有餘悸，如今面對的這把殺人刀，真覺平淡無奇了，並且在虎豹的利爪饒吻之間，求現在的死法亦何可得？所以今日的結果，於其說是悲慘，到不如說是歡喜，一個人想通了，無論到了甚麼地步也就無所謂懼怕，哈得明既然想得這麼通，自己又是經多見廣的漢子，更不能軟攤了，他瞪起大眼四下望了一週，見無邊無沿男女老少圍繞着，面浮着微笑說道：「今天是大爺大喜的日子，勞動你們都來送，還算你們有點孝心，你們看看，咱就是哈大老爺哈哨官，這小小海國城

，老子蹀躞脚就震翻城門樓，有事實爲證，這不是對着你們的嘴吹牛皮！平時人們說話不當，往往就受到不好的批評，但是到了行就死的時候，隨便胡亂漫罵，絕無人來干涉，哈得明對着衆人胡亂嘲罵，離着近的人們都扭轉頭去不看他，他勝利的向衆人投着微笑，莫赫也咕咕嚷嚷不住聲，但他勉強裝點的樣子，較比哈得明太不像樣了，哈得明正在嘲弄着，兩旁的劊子手說道，就請兩位登車罷，哈得明道：「今日這些孝子賢孫齊來相送，老子不願馬上登車而去，咱們步行走走好麼！」那劊子手還在尋思，哈得明厲聲說道：「你小子還敢道個不字怎的？實告訴你，把你們大大小小的官都弄來，老子要不上車，你們也是白瞅着，那除非你們再向山東找幫手，纔能制止老子！」劊子手方在唯唯，過來一個帶刀的武官說道：「走走也可以，車子跟着，幾時要坐，幾時便坐！」那劊子手也韶媚的笑道：「哨官大人，你就請隨尊便罷！」哈得明瞪眼看看那劊子手笑道：「你小子好運氣，幹這勾當多少年啦？像太爺這樣的腦瓜你切過幾個？」那殺人的劊子手，無言可答，這時前面喇叭一響，隊兵遙遞前進，牽動的一片人海往西擁來，那些未曾看見哈得明的人，在人潮之中鑽進鑽出，欲一睹這殺人魔王是甚麼樣子，這時人羣中鑽出一個年輕的女人，滿面脂粉，一身庸俗，妝飾妖冶，穿着入時，看樣就不大正經，被哈得明一眼瞥見，哈哈笑道：「小葱子，來來，咱們倆接近接近罷，你忘了咱們關過門麼！太爺今天要走了，你還扭扭的甚麼！」那女人羞的面部紫赤，罵聲死不要

臉，拚命的鑽向人叢中鑽去，惹得衆人一齊轉頭，視線移轉到她身上，那些好事的小夥子們，鼓掌打胡哨，喧嘩一陣，哈得明發出幾聲得意的竊笑，接着唱起「楊貴妃梨花樹下香魂散，陳元禮帶領軍馬保駕行」，這奉調鼓詞，一腔十三咳，轉折合度，雖然沒有小坤角唱的清婉中聽，可是他這死前顯精神，總然學學鷄叫狗咬都是好的，所以他哼了兩句，衆人像起鬨似的叫好，哈得明也覺得十分得意，前走不遠，過了十字口，道東便是聚寶齋回回館，隔壁便是萬隆係房百貨店，哈得明一眼望去喊道：「且住一住，這裏是老主顧，今天到此不能不鬧四兩」臨決的人，要吃要喝，幾乎成了天演習慣，只要說出口來，無不立刻辦到，普通殺人放火的匪盜都是如此，何況他這角色與衆不同，他說要鬧四兩，焉有不行的道理，人馬頓時停下，兵丁過去打個招呼，開飯館的對這些事，也是註定的應盡義務，很快的弄了四樣冷葷，兩壺白酒，跑堂的端出，一個兵丁接過，送至哈得明近前，哈得明嗅嗅酒壺，我問問閻胖子攪不攪涼水，一氣飲了半壺，回頭向莫赫道，二哥也喝一點壓壓寒，莫赫也強打精神飲了些，哈得明一眼看見那冷菜，不由得怒火上來，高聲罵道，閻胖子這小子太勢力眼，這樣的天氣淨給冷菜吃，你不怕老子肚內結冰！媽那巴子連個炮三樣都不舍得給太爺吃麼？你小子怕不給錢那不要緊，從閻王老子那裏撥帳與你，你狗食，太爺便和你泡上，老子是不走啦，讓你們這勢力眼兒羔子重新認識認識太爺，不是老子在你樓上一天兩次請客的時候了，他這一

發脾氣，活該聚寶居掌櫃小破財，立刻換上幾個熱騰騰的熟菜，哈得明吃了一點笑道，這也不見得是你們孝心，老子不說話連涼水你們不會孝敬！反正我只教訓他這一次，今天非教訓胖子來給太爺斟酒不可，一個兵丁勸道，得啦哨官大人，大人不見小人怪，咱們走罷，哈得明瞪大眼睛說道，我讓閻胖子斟酒，你裝甚麼不錯，他是我的兒子，你是甚麼東西，這位丘八先生碰一個大釘子，抽身回去，任何人勸說他是不聽，嚇唬他更不在乎，沒有法子，只得難爲聚寶居掌櫃閻胖子來給他斟酒，閻胖子本來不肯，也禁不得官家催逼，只得哭喪着臉出來給哈得明斟了三杯酒，哈得明叫聲兒子，閻胖子奉承幾句哈大人，如狸如鼠的退下，連呼倒霉，一頭鑽到櫃房不敢出來，哈得明酒也喝了，菜也吃了，這悲慘的一點享受是甚麼味兒，只有他自己領略，哈得明幾杯入肚，膽子更加壯些，精神也增添不少，他覺得人生一世就是這麼回事，哼哼呀呀的死在床上，何如熱熱鬧鬧死於刀下，能够臨死不含糊不就是英雄麼？他一行想着，瞥眼看着萬隆絲房，獰笑道，這也是老主道，也照顧照顧，給哥兒倆弄兩疋紅，兵丁並不待慢，很快的從萬隆絲房拿出兩條紅絢綢，圍在兩人頂上，他顧盼自雄的笑一笑，又復開始前進，他的精神越發的上來，對兩旁的劊子手說道，適纔我唱的奉調大鼓，那是土玩藝兒，咱還會幾段京戲，我唱段寶娥冤給你們聽聽怎樣？衆人又是一陣鼓掌，哈得明又笑道：「作戲不像，不如不唱，這回咱們作的像樣一點，兩位扶我一扶，咱拿個身段看，

是不是有名且們的屍骨話，兩個刑兵真果緊貼到他的身旁，他那高大身軀縮下幾寸，一步挪不了四指，忸怩前進着，漫聲長吟，唱出「沒來由，遭刑讞」，調門板槽還不太差，只是嗓音有點打叉，看熱鬧的人除了起鬨叫好以外，也有些人發笑，哈得明停住唱音，聳高身軀，睥睨着衆人笑道，算了罷，我不必對牛彈琴，你不是聽我唱的不好，長像也平常麼？你們是少見多怪，有些名且個頭比我粗大許多，也有的嗓音比我還差，一樣紅的發紫，你不信到北京看看，他這時任說甚麼話也無人駁他，一路噎噎呼呼早出了西門，前面不遠就是兩界橋，兩界橋西山隈之下一個廣大的亂葬岡，亂葬岡的西端山脚下就是殺人的刑場，這地方陰沉恐怖，「往往鬼哭，天陰則聞」，當地人有句戲謔的土語，「送你過兩界橋」，就因為被處決的人一過兩界橋就是地方，一個殺人場已經够使人戒懼，尤其那大亂葬岡更使人討厭，東北的亂葬岡和內地大不相同，內地的亂葬岡不過羅列着大大小小一片土饅頭，看去還不大很刺眼，東北地方就不是這樣，一到天寒地凍的時候，地層堅如鋼鐵，你想創個坑兒可就難了，所以人死了裝到棺材，就送至亂葬岡，陳列在地皮上，有棺材的還好一點，若是窮苦之人死了，草席蘆箔一捲，扔到這地方，那就成了野狼野犬的點心，到處弄血肉狼藉，纒絮參差，單行孤客經過，野犬眼紅，說不定就能把人生噬了，尤其那裏常用朱紅棺材，擺在地上，更覺扎眼，海國城的亂葬岡，大致情形就是這樣，一個活人生生的弄到這地方，任是饑漢，也使氣

沮魂消，過了兩界橋，哈得明到還不怎樣，莫赫無論如何是不能振作，一顆腦袋像垂絲胡蘆一樣倒吊下來，戲到收場的前半段都有一番緊張場面，人事的演進，也像是天然的戲劇脚本，一樁事情將要做完的以前，也有一段緊張形勢，所以人馬過了兩界橋之後，滴達一陣喇叭聲音，馬步兵丁，一齊飛跑，來一個大散開，登時繞成幾個大圈子，空氣立刻緊張起來，人人面部浮着冷冷的顏色，幾個刑兵如狼似虎的將哈莫兩人推到中央樁檄前，七手八腳，將他倆反縛在上面，莫赫早變成一隻死豬，哈得明挺挺胸脯高聲喊道，且慢一點，俺還有幾句話說衆位你們瞧，咱就是飛天烙鐵哈得明，老子作過官，幹過強盜，來錢如水，用錢如土，吃喝玩樂，花花勾當，太爺沒有缺着，殺人不當雞，放火是鬧玩，強姦是前世有緣，今日削腦袋並不冤枉，老子是頂天立地的漢子，只憑官家那些草苞，老子一萬年也栽不了，把老子弄到這裏都是山東寶家營寶小姑娘的力量，然而說句良心話，她不是我的仇人，還是我的恩人，不是她，太爺就活喂了豹子，穿袍戴帽的官小子們，太爺沒放在眼裏，俺的眼目中只有小姑娘偉大，小姑娘你是人間第一大俠神仙，哈某栽到你手也算值得，他濤濤不絕，直往下說，並且聲音越說越大，衆人聽了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他正在波濤口海，言詞不盡的時候，隆隆的三響號砲，震得山鳴谷應，隔絕他的話音，刀光閃處，血淋淋兩顆人頭滾落下來，「固一世之雄也，而今安在哉」，小姑娘不忍逼視，轉過項去，兩條武藝精通的漢子，立時化作

野犬點心，「強梁者不得其死」，恃強之輩，可以覺悟了，劉鉄玉笑向小姑娘道：「小姑娘你水門蛟龍，陸降犀虎，千軍萬馬中判萬人敵如刺楊夫，今日殺一哈得明，何故不能卒視」小姑娘嘆道：「虎豹當關，雄獅扼要，強敵卒遇，決命爭首，我不殺人，人即殺我，在那種場合殺之並不怎的！似這樣縛豕捆羊一般，沒有絲毫抵抗，就是殺一隻昆蟲我也不忍看，因為宇宙間大大小小同是一個生命」劉鉄玉聽了不勝慨嘆，事情完了，軍民人等紛紛散去，那些好事的人們平日恨哈得明刺骨，這時竟有人割他的肉致祭周統領，沒待狼餐犬嘍，早把個尸體弄的七零八落，惡人的下場雖是罪有應得，也令人不忍卒睹，武鎮北大仇得報，心中略覺安慰，但回念老母弱妹慘被賊人殺戮，不勝悽悲，當晚設了靈位祭告一番，各衙官員辦完這樁重大事情，也像釋去重負一樣，各各覆報上憲，消却這段公案，海國城的人們又添一段新談話材料，少不得舊事重提，把幾年的陳帳再翻新一遍，日子長了也就漸漸沉寂下去，「古來多少興廢事，盡入漁樵閒話中」，古今史料也不過如此而已。閒話丟開，小姑娘等回到下處，住了一宿，次日正同劉鉄玉打點歸程，忽報裕將軍親來拜訪，杜爺等接進，這位將軍魁梧其偉，面方耳大，雍容肅穆，的確是位標準武官樣子，裕將軍說話很是慷慨，將出一面軟匾，繡製也極工細，中排「大義所指」四字，裕將軍道：「這是我對勝字旗祝賀的一點意思，武夫不文，未必恰當，勿嫌褻瀆」小姑娘同杜爺謝過收下，劉鉄玉轉過與將軍請安，裕將軍

問了鎮國禪師近况，又問小姑娘幾時起程，小姑娘道：「不是諸位大人相留，早就走了，現在事情完了，我想還是越早越好」裕將軍笑道：「我有一事相煩，只是太也冒昧，小女因為祖母想念，要到北京看望祖母，我因邊務在身，不能親自往送，她從未離開父母，長途遠涉，甚不放心，希望小姑娘與諸位英雄一同作個伴當，小姑娘能到北京一趟更好，不能的話，同到關內也是好的，如何之處請劉師傅回我個信，我事情很忙」小姑娘道：「大人分付，焉有不允的道理，何必如此客氣」杜爺同劉鈇玉也說：「些須小事，勿勞大人顧慮」裕將軍大喜，當面謝過，又道：「小女已同我來此，行囊早打點停當，諸位幾時登程，隨時可以出發，不致就誤工夫」裕將軍說罷告辭回去，原來裕將軍的大小姐，名叫小英，年僅十七歲，自幼在祖母手內長成，非常博老人家鍾愛，因為她是將軍之女，小時少不得也學些武功，那些教師也不過平時立在大門台混飯吃，也沒有特別出人頭地的真本領，又兼她心思靈巧，動作敏捷，不須很長的時間，就把那些混飯蟲的整套玩藝全部學來，那些教師們爭誇她藝臻絕頂，她也覺得自己通些門徑，以為武道之中也不過如斯而已的玩藝，後來父親又教着讀了些兵書戰策，學些走馬射箭工夫，也到了相當火候，在裕將軍的意思，不過教她略識門徑，不辱沒將軍後裔就是了，也並不希望她學成多大本事，九歲以後開始讀書，她天生聰慧，過目不忘，經過的師長都是當代名儒，經過數載寒窗苦讀，用盡切磋琢磨工夫，竟將古今書籍，讀得

透澈，筆下千言，倚馬可待，至於吟詩作賦，尋章摘句，更是餘事了，所以她論武不很高明，講文却是精通，然而她更有一種好勝心，習文不樂武，練武不忘文，讀書之外，對馳馬試劍等等武技也不間斷，每有領悟心得，都是歡喜異常，她自下苦工得來的益處也不少，自從父親來到東邊，她便隨到任上，讀書練武之外，幫同父親整理些文書內務，因此她雖是一位貴族小姐，却能一身勤勞，不後常人，她離開祖母，將近三年，老人家思念孫女心切，連次來信催她回京，她也思念老人慈顏，恨不能立時到京以慰老祖母的慈懷，裕將軍也願意老母早得些安慰，不顧天寒地凍，打發女兒起程，恰巧大差辦完，小姑娘等衆人行將南返，裕將軍當面重託，甚覺慰貼，在寒日暗淡的次晨，海國城湧出一簇人馬，中間擁着一輛朱輪繡帷，油壁香車，正是小英小姐在內，小姑娘因為勝字旗已博得東北各地英雄擁戴，此次凱旋，不願惹人注意，早將他折疊起來裝入錦囊，令全勝背着，自己乘着菊花青驄，浩蕩前進，這日到了鳳城，小姑娘同劉鉄玉親至萬松岩向鎮國禪師辭行，正趕上老禪師不在山，徒弟們也不知何往，小姑娘不便久待，留下言語，同劉鉄玉下山，在鳳城住過一宿，次日路過榆柳屯，又去拜訪柳員外，據柳家人說，員外父子尚未回家，只得快快而返，尤其郭全勝見不到他結拜的小靶兄弟，心中甚爲悵悵，不住頻頻回首，向榆柳屯出神，訪友不遇，本來是使人不高興，可是杜爺覺得非常利落，因為他們若是在家，一定又得把那不可思議的婚姻之事來打麻煩

，裕小英小姐在頻行以前，便聽得父親講說過寶小姑娘追風普陀等幾個人物如何高強，尤其小姑娘是神仙一流，有偷天換日，神鬼不測的本領，真是令人羨慕，所以她在趕路的當兒，頻頻攀着車帘前望，只見小姑娘騎的那馬，有如怒龍出水，虎豹當風，十分威風，心中暗暗稱羨，無怪父親對她那般誇贊，就照她這風度，總不是神仙，也有天然過人之處，她的武藝如果是真正好，到了北京之後，定要跟她練練，尤其各地好馬，自己騎的都不少，會未看見她騎的這匹大馬精神，自己一天悶在車內，比起人家顧盼瀟灑，真有鸚鵡雲鶴之別，幾天以來就想和她接近，只是未敢造次，除了見面之時幾句照例客套，未得傾吐自己的敬慕情懷，這天到了遼中郭公鎮歇下，小英小姐再不能耐，便遣老僕請小姑娘敘話，小姑娘也着裕小姐嫵靜風範，極端可愛，若是個窮人的女兒，小姑娘早就和她接近攀談，只以她是個貴族小姐，自己去接近她未免帶點趨奉嫌疑，因此兩下雖然都心存愛慕，却未正式交談，這天老僕牽着裕小姐之命，請小姑娘到內談話，小姑娘隨着老僕進內，裕小姐早在門外恭候，彼此寒暄入內，讓着小姑娘上坐，女僕取過一壺暖茶，火壁內又加幾塊木片子，外面雖然冷氣逼人，室內却是暖氣和地，裕小姐說道：「小姑娘鞍馬勞頓，太辛苦了，到在北京裏知祖母，再答報您罷」小姑娘也客氣幾句，裕小姐又道：「本來數日以前就想請您談談，只是您是神仙，我們這庸俗之流，恐怕冒瀆，所以未敢造次，現在因為愛慕之切，實在耐不得，所以不揣冒昧相

請，竟蒙小姑娘不棄鄙庸賜教；實覺萬幸。」小姑娘赧然答道：「小姐您講這話小女子如何敢當，我這樣平凡的孩子，休說是神仙，恐怕中人之智也未必够，小姐這話是從何說起，你千萬不要這樣說法，免得外人聽了笑話」裕小姐笑道：「這是父親對我說的，那會有錯」小姑娘道：「那是將軍大人特別垂青，故意奉承，其實我纔平凡的很呢？不但不是神仙，恐怕學得幾手武藝也不見得精通，只不過仗着師傅的顏面還走得開就是了」小姑娘這樣謙恭，裕小姐看看她的體態神情，那般活潑可愛，那裏像是搏虎鬥獅的人物，也許是父親故意誇張，免得自己對人家驕傲也是有的，暗想自己騎馬舞劍也用過相當工夫，只是未從與人對比過，現在有這樣的良伴，應該和他對比一下，一來看看小姑娘有多麼高明，再則自己也好借着煅煉煅煉，到是很好的機會，她心內雖然這麼想，可是初次交談，怎好說到比武呢？只看着小姑娘發笑，半晌沒有說話，小姑娘也不了解她的意思，驀地看見桌上一方雪箋新題一首詩寫道，「山連鳥道青天盡，日落荒江雪浪平，雲際慈輝天路遠，最難消遣是歸情」，下署小英歸途偶題六字，字體娟秀，詩格清新，不禁喝彩道：「好個山連鳥道，日落荒江，真果詩中有畫」小姑娘這一贊美，裕小姐纔想起這纔題的詩未曾檢起，她平日偶然吟詩填詞，除了父親任何人不讓看，這次無意中洩入小姑娘眼內，並且還贊美一句，她這時正苦於無話可談，正好借此作個談話引子，遂說道：「這不過隨適情，偶然及此，實在欠工的很，小姑娘不要

見笑」她雖這麼客氣，但是心裏暗想，你小姑娘對此，却是諳奉承，實在好壞，料想你這小小年紀還未必懂，裕小姐這樣猜想着，便不與他深談，却答誦着和小姑娘談武，甚麼南宗北派，呼吸妙用，談的頭頭是道，意思是希望小姑娘加以指教，但小姑娘只是笑而不答，這時小姑娘纔看出裕小姐的意思，是怕自己不够領會詩意，小姑娘對於吟風弄月這些事情，本來不感覺興趣，並且旅途勞頓，更無暇及此，但是爲了使裕小姐知道自己也通此道，雖極不願爲的事情，也要勉強應付一下，笑覷着那方雪箋，餘着很大的空白，硯上墨濼未乾，桌上銀毫新潤，捉過銀毫，並不思索，一揮立就，依韻寫成一首七絕是「萬里歸心一雁輕，遼天烽火暮雲平，牧羣遠被風沙隔，寥落荒原故國情」，裕小姐偷眼覷去，不由大吃一驚，萬沒想到她這小小年紀還能作詩，往常所見文人也不很少，吟成一詩也須推敲斟酌，那有不犯思索，把來就寫的道理，方在驚駭之間，只見小姑娘揮洒銀毫，在那空餘的雪箋上橫掃豎抹，一陣狂揮，作成一幅江山勝覽圖，連青驄大馬，朱輪繡帷，自己同她的影子都點綴在內，雖然疎疎的筆畫，全福景緻，奕奕如生，兩人的精神姿態，都被攝入畫圖，筆法超脫，真可「平脫荆關，直追馬夏」，裕小姐不覺志奪神移，目慧心醉，兀自講不出話來，小姑娘投筆笑道：「久不爲此，腕底益復生澀，在小姐近前效顰，太不自量」裕小姐起立，握了小姑娘的手笑道：「小姑娘您真是神仙了，我所見作詩作畫之人並不算少，但像您這樣洒脫，却是從來未有

，以後還望多多賜教」小姑娘也極力謙恭幾句，裕小姐將這紙畫圖摺疊起來，什製珍藏，她到了這時纔知道小姑娘不僅是位希世女俠，並且文章書畫，也臻絕頂，由是愈覺敬愛，拋開講武，又復論文，知音相對，濤濤不絕，「上窺堯姒，下逮莊騷」，談個透澈淋漓，一個是女中英秀，一個是異秉奇資，擅微索隱，普通人所不能道的發揮多端，裕小姐折服的五體投地，當時便要拜小姑娘爲師，小姑娘笑道：「我這年紀正當好好學習的時候，那堪作人師？小姐太取笑了」裕小姐再復要求，小姑娘堅執不允，裕小姐又懇切說道：「小姑娘您若不棄，咱便結爲姊妹，如視小英陋劣，不堪麤行，那我也只有自嘆緣慳，不敢高附」她一行說着，用懇切的目光注視着小姑娘，小姑娘本不喜歡這些俗事，但看到裕小姐這般誠懇，也不忍過拂其意，遂勉強答應下，喜的裕小姐先自拜了下去，小姑娘無法，只得隨着拜下去，裕小姐起立說道：「妹妹，從今我便僭長了」小姑娘也叫一聲姊妹，自此她倆便成了姊妹，裕小姐平生得意無過於此，又談了一個時間，已經過了夜半，方始歇下，次日早起登程，車馬駕齊，小姑娘同裕小姐互問了早安，裕小姐一眼看見高大的菊花青驄，裝配的十分華貴，觸動了騎馬的興趣，遂向小姑娘笑道：「妹妹，姊姊一天悶在車內，甚覺厭倦，今天我同妹妹換換，我騎一會馬，妹妹請坐我的車」小姑娘知道她是將軍之女，一定有點騎馬工夫，無奈這菊花青驄太淘氣，有心不與她乘騎，又恐怕打掉她的高興，一手挽着絲韉向裕小姐道：「姊姊願

意乘騎，到無不可，只是此馬有點劣性，須要加點小心」裕小姐只看見小姑娘乘騎着高大馬匹，馴順的像隻綿羊，並不知菊花青驄的利害，她覺自己的騎術，雖不敢說是登峯造極，普通馬牙子還不多讓，總然她有點馱驢，憑自己的工夫也不會有半點閃失，所以小姑娘說出此馬有點劣性，裕小姐心中有點不屑，心想，你小姑娘只知自己的本領高強，料還不曉得爲妨的騎馬工夫，於是笑着接過絲韁說道：「沒有關係，我是最喜歡乘劣性的馬」說着縱身一躍，飛上馬背，行動十分捷便，只由這一上馬的姿式，就看出她騎馬工夫不淺，無如這頭異種龍駒，太不同凡馬，除了小姑娘乘騎之外，就是有郭全勝撥弄牠，其他的人輕易動不得牠，今日突然換上生人騎牠，如何能够馴服，所以裕小姐剛踏上馬背，牠便連番馱踢，就地躍起數尺，跳躍一回，裕小姐未被摔下，這畜生忽然噉的一聲和一團旋風似的旋轉了幾十個圈子，比風車還疾，若是普通騎手，早就摔下來了，虧得裕小姐騎術高明，還能把持得住，但是經過這一段，裕小姐纔知這野畜的確有些難纏，不過已經跨上馬背，勢不能就此下來，只得格外加着小心，好歹控制牠上道，那馬頓頓四蹄，如出水的怒龍一般，一團煙雲，向前飛去，竄躍了不知多遠，裕小姐只覺耳旁冷風颼颼，亂樹倒移，前路的險易已經無暇照顧，雖然未被掀下，已經吃盡氣力，約摸跑出路途不少，打算撥回，那知這菊花青驄野性勃發，那裏約束得來，打個半轉，又往東北馳下，在急驟之間，眼前明光一晃，迎頭現出一道寬約數丈的河

流，冰封凍結，像覆了一層玻璃，裕小姐並無思索迴旋的餘暇，只覺明光一閃，隨的一聲，飛過對岸，連人帶馬恍如從空落下，嚇得她魂飛膽落，緊緊摀在馬背，那馬像流電一般，拐過東山角，順着溝壑向西馳去，敗草枯林一片片的越過，已不知跑向甚麼地方，這時車馬從人的方向，已無法辨別，心中簡直失了主宰，只聽得遙遠有人吶喊一聲，她也無法辨視是甚麼人，霎時又跑出不知多遠，敗草枯林間忽然怒吼一聲，竄出一隻斑斕猛虎，迎面撲來，那馬一躍越過，猛虎撲一個空，尾巴攪的沙石亂飛，咆哮之聲，震動山谷，菊花青驄，鬃毛倒豎，似乎也在預備應敵，裕小姐伏身摀在雕鞍，只這馬已無法招攬，忽又發生猛虎攔路，如何還能應付，她在驚駭失措的當兒，那隻大蟲又復霍地撲來，車勢比上次又加凶猛，裕小姐高喊一聲「菊花馬，我命被你斷送」，言猶未盡，那隻猛虎已經跌落在地，嗥號不止，全失去搏鬥力量，這時馬前飄落一人，很清脆的擊音喊道，姊姊不要害怕，小妹在此，裕小姐魂飛膽落，眼花迷離，知覺失去大半，聽得有人喚姊姊，鎮定驚魂，睜眼一看，原來小姑娘挽着馬韁，立在前面，那隻大蟲兀自在遠處哮喘，裕小姐看到這般情形，全然明白，感激的淚珠交流說道：「不是妹妹來到，我這性命早已完了」小姑娘笑道：「姊姊何出此言，請您暫時下來休息休息」說着跳上馬背扶她，這菊花青驄已經性發，竟連主人不認，又要竄跳，小姑娘喝道：「野畜，姊姊騎你都這般不馴，你真是一隻殺材，不看你跟我遠涉關山，今天我

定廢了你這野畜」說着伸出兩指，探身向牠的頭部輕輕戳了一下，說也奇怪，這匹奔騰不馴的菊花青驄，竟然渾身肌肉顫抖，和木雕泥塑一般，一絲不能活動，小姑娘還纔扶着裕小姐下來，丟開馬韁，替她拭拭面部的汗痕，裕小姐休息片刻，神智完全恢復，一幕一幕的驚險似在夢幻中浮蕩着，然而擺在眼前的事實又絕非夢境，她在出神凝思的當兒，小姑娘笑道：「姊姊騎馬飛出的時候，我看姊姐騎術高明，但因這頭野畜過於猛烈，惟恐姊姊有失，我僥倖臨峯頭瞭望，偏巧這隻該死的大蟲出來阻攔，我看形勢危急，就便投了一枚石子，也不過想阻止了牠就算完，也並無心傷害牠的性命，因為平日無事我是不妄殺一隻螞蟻的，也是一時情急，手頭重了些也是有的，看這孽畜已是八分不能再活，這也是該當如此，也不能算我在殺生靈」裕小姐聽小姑娘說了這些，方纔的驚恐是鎮定了，可是滿懷慚愧，全湧上來，前後想想，自己目光過於渺小，胸襟過於狹隘，父親說他是神仙，自己還不肯信，覺得她不過「亦猶人耳」，昨晚還枉想和人家比比武，真是坐井觀天，不知自量，怪不得和她談說武藝，她只是笑笑呢！原來自己所見的那點武，也太渺乎其小了，照她這身手動作，自己所想像的神仙，恐怕也不過這樣，她越想越慚愧，內心的感激欽佩，也使她無話可說，正在這時，山東北角轉出十幾個獵人，執着描槍戈斧等不同的兵刃，個個雄壯威武，那幫獵人看看高大馬匹旁邊立着兩個並非本地打扮的少女，遠處伏着一隻傷虎，獵人之中有個高大的漢子高聲喊道

，你們可有位山東寶小姑娘？小姑娘看這幫人，荷槍執戈，未知他們的來意，握定劍柄答道，俺便是，你們問他怎的，只這「俺便是」三字說出，那羣獵人一齊跪倒說道，俺等山野獵戶，那裏配識得高人，這是四郎莊四爺前些日告訴我們，有位山東大俠寶小姑娘，從此經過，他說的馬匹人物，都很相似，近來這裏出了這隻猛虎，村人結隊方敢經過，各村各社，深爲戒懼，集資讓我等除此大害，我等日日山中尋覓，傷了兩三個夥計，沒有奈何得這野貓兒，今見大馬和姑娘，有點和莊四爺說的相似，又見猛虎傷在旁邊，據我等所知，本地無此高人，疑惑是小姑娘從此經過，故而冒叫一聲，果然就是大俠來到，我等草木之人，得見英雄，實屬三生有幸，小姑娘聽他們這樣說法，纔想起東來的時候，在榆柳屯所遇的那位鏢客莊四郎，是追風普陀的徒弟，一定是他對獵戶們宣揚的，這幫獵人如此聽信他，看起莊四郎的人緣還不錯，追風普陀收的這徒弟還算好，小姑娘一行想着，將衆獵人請起，安慰他們幾句，說道：「回頭多多致意四郎，說我到北京去了，日後江湖相遇，都有照應，我要趕路去了」獵人道：「小姑娘慢走一程，我等領出賞來備些禮物孝敬，家中現成獸皮，一並送些」小姑娘笑道：「我都不需要，你們好生留着用度」說着從兜囊取出十兩碎銀，賞了獵人，那些獵人齊聲說道：「小姑娘爲我們除害，我們還沒待孝敬，反蒙小姑娘的賞賜，如何使得」小姑娘道：「些須微薄，提他做甚？」說着拉馬同裕小姐順着來路走去，衆獵戶一直送出山口，指

引了官道，她兩個同登雕鞍，順着來路馳去，獵人們目送多時，方始回去對付那隻大蟲，請功受賞，那地名後來改名爲打虎溝，直至今日還有人述說這段故事，枝節丟開，却說小姑娘兜着青驄，趕上車輛馬匹，裕小姐又復登入香車，緩緩前進，小姑娘對方纔這段經過，鬚髯若無其事，裕小姐經過這大驚濤駭浪，回想剛纔，猶有餘悸，從車帘望望小姑娘那副從容安閒態度，自己越覺得慚愧，往常覺得自己騎馬射箭的工夫不在下人，那知她這匹怪馬竟使自己無法控制，丟臉是小，幾乎送上性命，父親說她是神仙，並不是過譽，看她那威武光榮，凡人如何及得，父親的爵位不低，對她是那般敬重，可是恭敬父親的人，無非都是些僚屬兵丁，山野之人就許不曉得，看人家小姑娘，便到了甚麼地方，都博得人恭敬，這深山窮谷的獵人也對她敬若神明，並且這種恭敬是中心悅服，不攙雜半點勢力和情面，似這樣的尊貴，纔可稱爲「天爵」，若是僅憑一趙孟之所貴賤」的官爵勢力博來的恭敬，那真是一錢不值的虛僞欺詐，她想到這裏，覺得自己這小姐身分比起人家過於卑鄙，她一行想着，便將適纔的驚險經過，告訴了僕婦，那僕婦聽了不由得咋舌，從這天起，裕小姐對小姑娘越發得親近，在情緒上把她當做同胞小妹妹，在行動上却把她當作一位嚴明師長，小姑娘也覺得這姊姊位可愛，兩人的情感日加濃厚，不幾日進了榆關，小姑娘便請劉猷玉武鎮北率衆先回山東覆命，自己送裕小姐進京，杜爺因爲喪妻的關係，要回雁門看看，願與小姑娘同到北京，郭全勝一

天離不開青驄馬，也願同去，小姑娘只得答應下，從此分道揚鑣，各奔前程，劉鉄玉、武鎮北回山東覆命不提，小姑娘同社爺護着車輛，奔赴京塵大道，曉行夜住，帶月披星，履盡長途之苦，這日遠遠望見雉堞巍巍的古城，幾處碧瓦琉璃，高聳雲霄，顯示着帝都京城的偉大，這上行人交織，熙攘往來，無非都爲名利爭逐，車馬隨着衆人入城，進內轉到安福街、將軍的私邸，早有人報進府去，老封君日夜盼着孫女到來，聽得這個喜信，念一聲佛，提着拐杖往外就走，兩個兒媳婦緊隨着，裕小姐先將社爺小姑娘安置在前廳，自己便往後堂拜見祖母，剛進了屏門便迎着祖母出來，小英趨前跪倒向祖母拜了四拜，又要向嬪母叩頭，老人家一把挽住笑道：「幾年不見這孩子竟長成大人了，怎不讓我老婆子想煞，老遠的來家，快不要敘些常禮」老人家滿面歡笑却不由得滴下幾點慈愛的老淚，兩個媳婦也道姪女這般可愛，無怪老人家朝思暮想，今日該闔家歡喜了，說着到了後堂，骨肉團圓，人生喜幸無過於此，府上的丫環婆子都來給禮地歸來的大小姐請安，忙亂一陣纔得敘家常，小英依在祖母懷裏笑道：「我來了祖母不是喜歡麼！還有更教祖母喜歡的事情沒告訴您呢？我在路上認了個小妹妹，祖母不是看我好麼，我比起她來還不如泥豬糞狗哩，這裏有我姊妹兩個作的詩畫，祖母您瞧瞧就知道了」說着取出那夜在郭公鎮同寶小姑娘作的那張詩畫持給老夫人看，老夫人雖是女流，賞鑒極高，一般自命文衡的有名人物的作品，輕易入不得她眼，今見孫女及小姑娘詩格

新穎，尤其小姑娘那幾筆畫，佈局結構傳神入微，無一不妙，雖古今名家無過於此，老夫人看了不禁連聲贊美，向小英問道：「她纔多大年紀，就有這般造藝？」小英答道：「剛纔十四歲。」老夫人道：「世間竟有這樣的奇女子，我枉活這大年紀竟沒見過，小英搖頭道：「這不算她的本事。」遂將她轟轟烈烈的事蹟述說幾椿，末後把自己跨馬入山失事，遭逢猛虎攔路，她彈石擊虎，不當一隻雛狗，救得自己回來，述說一遍，老夫人同媳婦和聽神話故事似的，心中一幕一幕的驚險喜慶隨着她講的情節變幻，不住頻頻咋舌，小英又道：「父親說她是神仙，據孩兒所見，神仙恐也無此本領。」老夫人聽了更加歡喜道：「我天天做好事，所以你就遇見神仙，快快請她來相見。」小英答應去了。

第二十五回

兄妹恩情深寶中書不違慈母志
新郎難入選小姑娘代解嚴課題

不多時領小姑娘進來，由小英介紹拜見了老夫人，老夫人同兩個媳婦看她這般活潑可愛，對方纔小英所說，真有點不很相信，寶小姑娘拜見了老夫人，小英的兩個媳婦堅執阻她不許叩拜，老夫笑道：「怪不得小英說你是神仙，怎樣的這般愛人，她這小姊妹真是一對兒。」兩個媳婦也隨着婆婆誇贊一番，小姑娘同小英姊依在老夫人懷中，望望老人家那副慈祥顏色，和寶夫人一樣和藹可親，自己從小喪了親母，寶夫人對自己愛逾親生，不幸也早早故去，慈母之愛她是得到沒有多時，祖

母更沒有見過，看起小英姊姊何等福厚，自己何等命苦，如今依在老夫人懷抱，覺得和自己的親祖母一樣，心中亦覺快慰，問起家世，小姑娘約略報告幾句，老夫人笑道：「山東有位陪奉老太后的神針妙繪，寶夫人你可知道」小姑娘答道：「那是我的母親，遂將自己降生喪母，從小由寶夫人撫養，後來跟公孫草娘，學藝回來，不幸未到兩年母親便死了，竟使我未得稍盡孝養」說着不由得流下淚來，老夫人驚訝道：「原來小姑娘是老陪奉的千金，太失敬了，怪不得說你是神仙，老陪奉的眼內幾時也容納不下凡俗孩子？寶夫人在京的時候，我只瞻謁過一兩次，今日何幸又得見她的千金，也不枉我多活這幾年」正說話間，老夫人的兩個兒子達寶、三寶進來，原來裕將軍居長，身下有兩個弟弟次名達寶，三名三寶，都在兵部衙門當差，侍奉老夫人的兩個媳婦，便是達寶三寶的妻室，兩人向老夫人問過安，小英過來給叔父行禮，又給小姑娘介紹，老夫人說道：「她乃老陪奉寶夫人的千金，雖是小英的妹妹，你們也該先向她敬禮」達寶三寶果然轉面向小姑娘行禮，小姑娘急忙拜下說道：「兩位叔父豈不折損孩兒」達寶三寶說道：「前廳那位杜爺立刻要走，孩兒苦留，他還是不答應，特來稟知母親」小姑娘從旁報告了杜爺的來歷，並他急於要回雁門的原因，老夫人道：「那有不留一日就走的道理，既不是外人，你們快請他進內大家團聚一場，讓我多喜歡些，他若不來，老身便親去請」達寶三寶奉了母命到前廳請杜爺，小姑娘同小英恐杜爺再推辭，也跟了出去，

人家這麼誠懇，杜爺無法再辭，只得跟隨入內拜見老夫人，達寶三寶叫妻相見，備極誠懇，當晚備了兩桌豐盛家筵，老幼男女全都加入，連郭全勝也叫到內宅參加，萍水相逢同家人骨肉一般親近，老夫人待人誠懇，可見一斑，老人家經年以來沒有這麼歡喜，滿室喜氣盈盈，笑語生春，真是人壽月圓，家庭間的美滿快樂，有說不盡的甜蜜，直飲至夜深，方始盡歡而散，次日杜爺不能再留，辭別達寶弟兄登程，小姑娘依依難捨，送至郊外叮嚀道：「叔叔幾時可回山東，我好迎接」杜爺不犯思索答道：「大概不多日就可返回，你就回去罷」小姑娘道：「我在這裏看看兄嫂也就回去，叔叔務要早到山東，幫我尋覓父親的下落」小姑娘一提起她父親，杜爺不覺一陣心酸，回頭向小姑娘笑道：「你不要多說，我是不會忘的」說着揚鞭催馬竟自去了，小姑娘佇立多時，直待望不着人馬的影子，方始快快而返，她覺杜叔叔不在近前，自己就失了依靠，連帶又想起父親，又是一陣難過，看看自己的孤零，比比小英姊的美滿，真有天淵之別，自己這次進京，雖是爲送小英姊而來，其實內心也想來看看哥嫂，她只記得升毅哥哥住在老榆樹，前往尋覓一番，家家都是關門鎖戶，無從問起，只得返回裕宅，向老夫人說知，要去看望哥嫂，請派一個僕人引導，老夫人道：「他既在部裏當差，達寶弟兄就許知道，等他來時和你一同去罷」小姑娘也覺很妥當，晚間達寶弟兄回來，未待小姑娘說話，老夫人便分付達寶帶小姑娘去看哥嫂，達寶道：「就是戶部衙門寶中書麼，雖不常

過從，却還認識，我同小姑娘去」當時分付套上一輛車子，車欄掛了一個裕府的提燈，竟奔老榆樹去，到了宅叩門通報，寶升毅想自己與裕家並沒有關係，爲何這時來訪，懷疑着迎出來，裕達寶一見寶中書出來，作揖說道：「恭喜寶大人，令妹來了，我特來相送」這時小姑娘已從車內跳下叫聲哥哥，寶升毅萬沒想到小姑娘會能來京，驟見之下，歡喜的道不出言語，只說一句妹妹，你來很好，回頭便張羅達寶，達寶見人家兄妹見面，至爲親切，不願在此攪擾，立時告辭，並說道：「小姑娘，明日還是我來接你」說着登車而去，升毅握了小姑娘的手說道：「妹妹快到家去，我夫妻無日不盼着你，你來的正好」一直到了內庭，升毅高聲說道：「妹妹來了，你還不出來接着，他這一聲未了，內堂走出一位娘子，面貌豐盈，姿態大方，笑着說道：「老爺您又胡念叨甚麼」升毅說道：「不，這回你我的小妹真來了，你看」劉氏娘子順着燈光看去，果然有個小姑娘，啊了一聲，小姑娘知道來的便是嫂嫂，掙開升毅的手，跑向前去與嫂嫂問安，劉氏娘子答禮不迭，一同進入內堂，府上的下人齊來拜見，小姑娘賞賜他們退下，劉氏娘子笑道：「天公有眼，不知甚麼仙風把妹妹吹到，不然你哥哥怕不想瘋了，嫂嫂今天也得親見妹妹的金面，真是夢想不到，我夫妻那天不提念你幾遍，前年接到你的信，你哥哥不知哭過多少次，就要不當這差事，不是部堂大人再三慰諭，我夫妻也就早辭官回家找你去了，怪不得今早叩拜孀母的靈位，喜鵲亂噪，果然妹妹您就來到，寶

寶你姑娘來了，你還睡着」說着掀開被角，抱起週歲小兒把給小姑娘看，小寶寶正在熟睡，突然把他弄醒，哇的聲哭了，小姑娘搖搖他的小手接着就笑了，這孩子生的方面大耳，和寶升毅一般福厚，小姑娘看了也自心喜，又見嫂嫂對自己這般誠懇，不減於哥哥，一母同胞的兄弟姊妹那有這麼親愛？自然她對哥嫂也是抱着一樣的親愛熱情，情感到了至極，反而無話可說，等了少時，升毅說道：「只我們夫妻喜歡了，應該告訴嬸母在天之靈，也讓老人神靈知道妹妹來了」原來寶升毅稟性純孝，嬸母生前雖不喜歡着自己，死後慎終追遠，更格外敬謹，所以殯葬寶夫人之後，特在齋堂設立寶夫人的靈位，每逢朔望，衣冠叩拜，最有趣的是旁邊還設着小姑娘的位子，當時劉氏娘子也會勸說，妹妹好好的，不宜設她的位，升毅說你懂得甚麼？我拜見嬸母都得有妹妹在旁，不然嬸母就得生氣，如今嬸母不在，我還再惹她的神靈生氣麼？所以妹妹的位子一定少不得，這種舉動雖然帶點優氣，可是一片愚誠可以上感蒼穹，下達人鬼，他這一世福厚正是由此造因，一般聰明先生們不要笑他愚蠢，須知你的聰明比他更愚的利害，因嬸母最後對自己喜歡過一兩次，全是小姑娘的力量，只這一點已經是自己的大恩人，何況嬸母臨終又那樣懇切叮囑，對這位天賦聰明的小妹妹如何能片刻相忘，所以每天總得向太太提說幾遍，有時神經錯亂，就會自己念叨着「小妹妹來了」，剛纔他又說出這句話，劉氏娘子說他「又胡念叨甚麼」，就是因為這些原因，只由丈夫天天叨念，劉氏娘

子對未見面的小妹妹已經存着很深的印像，又加陸路平來到，述說小姑娘在萬仞山下鏢旗大會爭取王旗的故事，他是眼見目睹，自然講的有聲有色，劉氏娘子更知她是仙人弟子，有移山倒海的本領，對她的印像又深刻一層，如今姑嫂見面怎不使她熱情充沛？當時寶升毅要到齋堂告慰婦母的靈位，小姑娘也要跟隨參拜母親，升毅笑道：「必須妹妹一同去婦母在天之靈纔肯降臨呢」說着一同到了齋堂，兄妹兩個向着寶夫人的遺容跪倒便拜，升毅更祝禱說：「婦娘，孩兒同妹妹前來叩拜，願你聖靈歡喜」小姑娘見哥哥一片孝思，對自己又這般疼愛，已經受着很大的感觸，現在面對母親的遺容，警歎如聞，彷彿自己的身心重又依在慈母的懷抱，又經哥哥這一禱祝，如同絞着自己的心肝一般，不由嗚咽痛哭，她這一痛哭，更惹動升毅的悲感，也伏地痛哭起來，兄妹兩個悲痛多時，劉氏娘子跑過勸說纔止住，她一手拉起小姑娘，說道：「這又是你哥哥不論分寸，觸動妹妹的傷心，我們這大團圓的日子，應該大家歡喜，爲甚麼反而悲痛，你哥哥憨頭憨腦管他做甚」她勸一回小姑娘，回頭埋怨丈夫，不該惹小妹妹傷心，小姑娘見哥哥嫂嫂這般疼愛，很不過意，向嫂嫂說道：「委實我望見母親的遺容先自悲傷，到是我惹得哥哥煩惱，嫂嫂快不要埋怨哥哥」她一行說着，瞥見母親靈位旁邊立着一個錦的玻璃匣子，裏邊一方紅錦緞，上題雲英小妹四字，小姑娘不解是甚麼意思，向升毅問道：「哥哥兩年不見就認爲妹妹我已經死了麼？怎的把我的名字也放在母親面前」升毅連

連搖頭道：「不，嫡母最厭惡我，最喜愛妹妹，生時沒有妹妹在旁我不敢見，死後謁見靈位也是一樣，不然我是很怕惹她老人家生氣」小姑娘聽了不由嗟嘆這位哥哥可以說得上，「事死如事生，事亡如事存」，遂說道：「哥哥的孝思雖然可敬，但這樣做法恐折損妹妹的福壽，還是把他撤掉了才好」

升毅道：「如今有妹妹親身和我一同參拜當然就不用了」拜完遺容，重又回到後堂，話敘家常，劉氏娘子嘆口氣道：「妹妹你來的正好，你哥哥也不想作官了」她一行說着，眼角蓄着淚水，似乎有很傷心的事情，小姑娘不由吃了一驚，趕着問道：「嫂嫂爲何說這些話，我哥哥爲甚麼要懈志呢」升毅向劉氏瞪一眼道：「你胡說甚麼？我怎麼會不想作官」劉氏娘子被丈夫這一提說，似乎是得到一種領悟，換上笑靨說道：「貪說閒話還忘了給你報個喜信呢！妹妹薦來姓陸的那個學生已經連捷了，少年得志，誰都替他慶幸，他到城外會朋友去了，若是知道妹妹你來，怕不一步三跪迎接」小姑娘聽說路平高中，自是滿心歡喜，不過對嫂嫂剛纔的言語情形着實令人可疑，尤其哥哥示意止住她的言語，似乎是有背着自己的事情，兄嫂對自己如此疼愛，難道還有不可告訴的事情，她又很婉轉的追詢方纔的言語，劉氏娘子只是支吾，他看嫂嫂很犯難爲，不好再問，又談些別的事情，小姑娘將此次到東北的經過，向哥嫂詳細報告一番，升毅夫婦聽了不勝歡喜，直談到夜靜更深方始安歇，次日很早裕府便派車來接，升毅夫婦好不容易見着親愛的妹妹，那裏肯放她就走，但因裕府盼望

慕切，升毅親自到裕府述說她們姑嫂未親熟够，須在家中多住幾日，依着裕小姐同祖母一時都不能等待，但人家骨肉團聚，也不好過於勉強，遂答應過兩天再去接，寶升毅滿心歡喜，由裕府回來，剛到家門，正逢着陸路平轉回，升毅下車握着路平的手笑道，你來得正好，再不回來我正想派人去找你，路平笑道：「兩天不見你就着急，也太也兒女氣了」升毅笑道：「不是我兒女氣，恐怕我說了比你更着急，我的雲英小妹妹來了」路平聽得寶中書說出小妹妹三字，登時緊張起來，帶着很驚愕的神色說道：「怎麼，小姑娘來了麼？我這兩天真不該出門，她在那裏，快領我去見，陸路平因爲是小姑娘寫信薦給升毅的，根本就不把他當外人看待，升毅夫婦兩個對路平和小弟弟一般，平日登堂入室，內外不避，這時同升毅一直到了後堂，剛望見小姑娘影子，跪倒便拜，小姑娘尚未看清是甚麼人，他一行拜着說道我路平真沒想到小姑娘來到，失了迎接，心實不安，小姑娘纔看出他是路平，比在萬仞山初次見面的時候，高了幾寸，如今他竟能上進，心中也甚喜歡，一面將他請起，一面向他道喜，路平知道虎兒埠一幫凶人伏誅，親仇得報告，死裏逃生，都虧小姑娘的力量，心內的感激，外貌是無法表現，只叫幾個頭太輕微了，小姑娘急道：「我最怕人家來這一套，偏偏的到處遇着」劉氏娘子道：「陸老爺是給您磕喜頭，妹妹你應該多受幾個」路平叩拜之後，垂淚道謝雪仇大恩，並說本應早回山東，拜謝郭大人並諸位恩人，聽說您到東北去了，因此未果，打算您回

山東之後，我即刻就回家，恰巧小姑娘您這時就來到京城，真是想不到的喜事，哥哥嫂嫂每天念着您，正說話間，部堂大人來人請寶中書，升毅便去了，劉氏娘子正去招應寶不在近前，陸路平小聲問道：「哥哥的事情您聽說來沒有」路平這句話問的很是突兀，態度也很謹慎，尤其昨晚嫂嫂欲言又止的神情，令人可疑，路平這麼一問，小姑娘明白哥哥一定是遇到甚麼難為事情，她非常機警，惟恐路平的話頭再被嫂嫂阻止，向路平丟過眼色說道：「路老爺您中式的文章我要看看」路平答應道好，我住在前書房，小姑娘請到那裏看罷，說着兩人同到前書房，小姑娘用驚愕的目光看着路平說道：「剛纔你說我哥哥的事情，到底是甚麼事，我哥哥一字未提，嫂嫂昨晚似乎要說甚麼，被哥哥阻止了，我是很覺納悶，你快快告訴我」路平嘆口氣道：「天下事真是令人不可捉摸，上月大哥竟然被人參奏，落了個革職聽候查辦，現在事情是消停了許多，可是還未復職，聽說大哥只要肯出出面各方疎通一下，復職也就不成問題，無奈他的僻性又是那樣直戇，不肯出來，大概部堂大人相請就是爲的這事」小姑娘聽說哥哥遭了革職，非常驚異，趕着問道：「到底爲了甚麼事情呢」路平望着小姑娘笑笑，嚙嚙說道：「我說您小姑娘不可要煩惱」小姑娘急道：「你們這些人說話就是扯絲帶蔓，趕快說與我聽」路平沉着臉色說道：「參奏的理由正牽連着您小姑娘，說他有個妖邪妹妹，結交江洋大盜，在粵江劫奪了印度國進供的寶物，還做了許多大案，因此遭了這場是非，最奇

怪的是還有寶氏本族的人舉發你是妖孽」小姑娘聽說哥哥丟官已經難過，又聽是受了自己的連累，回想過去蒙受寶夫人恩養，任性所爲，無人敢稍拂其意，對哥哥沒有半點好處，如今哥哥竟受了自己的連累，丟官削職，不但對自己沒有絲毫抱怨，並且還惟恐知道自己知道傷心，他的用心太苦了，天下的同胞兄妹不知多少，有幾人能够這樣，自己出世以來未曾辜負一個人，却把個忠誠謹厚的哥哥累到這步田地，不但對不得哥哥，並且也辜負了母親養育之恩，想到這裏，好似萬箭攻心，不由流下淚來，路平嚇的立起說道：「小姑娘你千萬不要傷心，若教大哥知道，又好埋怨我多話，您放心罷，大哥的救星多着哩，聽我慢慢的告訴您，當參奏上去時候，一面革職，一面諭令山東地方官一體澈查，情形非常緊張，幸而沂州府郭洽新郭大人據實查覆以後，以身家性命相保，上給撫台一張保狀，撫衙門也查無其事，具了一只奏摺晉京，連郭大人那紙保狀附上，那紙保狀，詞旨懇切，不避忌諱，發揮的很是透澈，郭大人爲何以死相爭，不得明白，我看那張狀子痛快淋漓，還抄了一紙稿底，小姑娘你看，說着從匣內拿出一張字紙，小姑娘展開看去，只見上面寫着這些言語：

「蓋聞國有祚祥，麟鳳現於郊藪，家有餘慶，芝蘭生於庭除，查得寶家營寶中書家，累世爲善，清德芬芳，寶夫人陪奉太后夙邀寵眷，今中書位在清簡未有失職，寶夫人無出，繼升毅爲子，撫同姓之女雲英爲女，年謹十餘齡，夫人故後，卽復歸宗，與寶升毅雖具兄妹之名，實少見

面之緣，即使寶雲革果爲妖邪，亦不能累及同姓之兄，何況寶雲英稟賦奇異，傳警寶夫人，舉劍江月樓主，以冲齡幼女涉世，護氣干雲，媲美國士，因生父營鏢行事業，雲英首創勝字旗，鏢武爭強，天下鏢行推尊，南出桂粵，北越幽并，旗影所至，盜賊斂跡，耕者相讓，道不拾遺，洵堪助政教之不足，補人事之不臧，功存社會，利在羣倫，倘公道未亡，方褒獎之不暇，尙何罪之可言，以此目爲妖邪，則妖邪日興，正人日少，且粵江案件發於十一月，寶雲英於十月解發元兇哈得明等赴東北，東邊將軍各衙門盡可查考，劫掠供物謂有勝字旗指揮，顯係僞造，至於同族之人舉發寶小姑娘爲妖邪，更屬無稽，查寶家營，寶姓族人無多，卽異姓之人，莫不仰慕寶夫人高門清德，其中顯有同姓奸人，陰圖謀奪寶氏財產無疑，若雲英之才，比於國家禎瑞，人類福星，並非過譽，倘使功罪倒顛，則恐是非混淆，人心異向，治新職司地方，知無不言，願以身家性命相保，若有半字虛訛，請斬治新之頭，以杜妄言之口云云。

小姑娘看了一遍，不由深自慨嘆，世道不平，人心險詐，以至如此，照郭知府這紙狀子看來，所指有奸人陰圖謀奪寶氏財產，顯係是寶良臣無疑，以前謀害自己未遂，毒斃松風水月，已經罪不容誅，自己看他寶氏長輩，又是哥哥派來的人，留得他的性命，指望他洗心革面，痛改前非，誰想他不但不知後悔，反而變本加厲害到哥哥頭上，這樣的人真是天良喪盡，禽獸不如，早知如此，

當時寧甘受師傅的責備，也應該早把這惡人除掉，免得今日生出這麼多的是非，她一行想着，恨恨的咬着嘴唇，恨不能立時得到寶良臣這老禽獸，把是非弄個清楚，這是沒有甚麼可疑的，只是粵江地方竟有人冒着勝字旗的名號，劫奪供物，這件事情太大了，看賊人這種做法，十九並非爲了寶物，一定是想借此謀害自己，她前後想了多時，覺得自己與人鬥勝爭強，到惹下是非，不算甚麼，惟獨哥哥謹厚持身，竟然受到自己的連累，若不給他洗刷清楚，何以爲人，她拭拭眼淚，將稿底遞與路平道：「我全然明白了，這件事情我總得替哥哥弄清楚」路平道：「郭大人如此仗義執言太令人可敬，當時若不是有他這紙切實保證，事情還不知緊張到甚麼樣子」小姑娘嘆道：「他們做清官的作風原就該如此，不然那有清渾皂白」路平道：「像郭大人這樣的官，現世真是少有」路平感激郭大人，小姑娘並不把當時在竊虎窩救郭知府的事提起，只說他們清官的作風應該如此，這種不矜不伐的修養工夫何等深厚，較比今人待人不過寸薪點水的小惠，便一天家掛在嘴皮，惟恐別人不曉得，真是判若霄壤，路平又道：「看郭知府所指造謠奸人那麼懇切，似是曉得些底細的樣子」小姑娘道：「不但郭大人知道，這時我哥哥也一定知道」遂將寶良臣的前後經過告訴了路平，路平咬牙說道：「宇宙間竟有這樣味良的東西，我若有你小姑娘百千之一的本領，一時半刻也不讓他活下去」兩人談了多時，各自了解內中情由，小姑娘滿懷悲憤，回到內堂，眼含痛淚望着劉氏說道：「嫂

嫂，咱家發生這大的事情，您竟不告訴我，使妹妹太難過了」劉氏娘子見小姑娘變的這樣，甚是吃驚，安慰她道：「妹妹不要如此，咱家並沒有甚麼事情，前幾天那些風波，已經沒有甚麼事，不是嫂嫂不告訴你，你哥哥很怕你知道難過，偏偏路老爺多嘴」正安慰着小姑娘，寶中書已從外邊走進，小姑娘一看見哥哥，更勾起她萬般悲憤情緒，一頭撞在升發懷裏，嗚嗚着說道：「哥哥我害得您好苦啊，這樣的事您都不告訴我，您就准知道你這不肖妹妹不能替你分一點憂麼，哥哥，我連累你丟官罷職，怎樣對得起亡故的母親，妹妹負着海深岳重的罪，不把這件事弄清楚，我是誓不爲人，哥哥，謀奪您的財產的奸人，不必我說大該哥哥也明白了，惟獨冒着勝字旗號，胆大妄爲的賊人，我是一刻都容不得，我今夜晚間便到粵江尋找仇人算賬，找回供物，我自己出首官家，總然把我當妖邪之人辦了，也必須尋回哥哥的祿位」小姑娘很悲痛的講出這些話，寶中書驚的神色慘變，他從來不知怎樣是惱怒，這時作色埋怨劉氏道：「又是你多嘴，我和你說的甚麼來？讓妹妹這麼傷心豈非罪過」他訓斥了太太幾句，回頭向小姑娘安慰道：「妹妹你千萬不要難過，這件事不能怨你，全是怨哥哥糊塗，若不是把那老黑心虫子弄了家去，誰能造出這麼大的無稽之謠，我再沒想到那老東西會良心滅絕到這種地步，這都是我對不起妹妹，妹妹那有對不起愚兄地方，說到這窮官，幹不幹的更無要緊，妹妹，你不要把愚兄看的太低了，認爲我捨不得這點蝸角微名，其實愚兄對做官這事

早就厭倦了，只要能够與妹妹常常見面，享受天倫之樂，比着加級進祿勝強百倍，妹妹你來了哥哥正感覺歡喜，你還難過的甚麼？並且我的事也快水落石出，復職不成問題，剛纔部堂大人告訴我，現有東邊裕將軍的文書到京分辦這件事情，並表揚勝字旗的功績，看來事情不難大白，謠言不爭自息，更不用難過了，我寧死也不放妹妹再捨我而去。」寶中書剖心置腹說了許多安慰話，小姑娘默默無語，劉氏也勸慰道：「妹妹你的性情千萬不要過急，你若馬上走了，那你哥哥就許活不下去，事情不是一天辦來的，你常常在這裏住着，慢慢的大家自會想出個完善辦法。」哥哥嫂嫂都這麼誠懇，小姑娘只有點頭強顏歡笑，不教哥哥嫂嫂再犯難為，但她的內心終是鬱鬱不樂，到了次日裕府的車轎又來搬請，惟恐小姑娘再不去，小英小姐親自跟來，寶中書夫婦接到後堂，彼此問訊了，裕小姐道：「老祖母想着妹妹，一時都不能待，哥哥嫂嫂今天總得讓妹妹前去纔好。」若是別家來請，無論如何升毅夫婦也不肯放行，但裕小姐是小姑娘新識得姊妹，裕將軍又爲自己的事情幫忙，那好拒絕，只得答應了，寶中書也爲酬答裕將軍的厚意，親到裕府道謝，有了小姑娘這重關係，自然格外密切，從此寶裕兩家便成了通家之好，不時過從往來，小姑娘裕府住兩天，哥哥家裏住兩天，誰都對她高看，境遇是好到無以復加，只是心中有事，恨不能立時離開北京，因爲裕寶兩家接近的關係，連帶着路平也認識了裕達寶弟兄，這天裕達寶來到寶家，寶中書未在家，與陸路平在前書房談話，

突然看到路平寫成的詩稿，達寶越看了幾篇，深爲賞識，從前陸秀才在北京就有很高的文名，雖然是個窮秀才，氣派却是着實不小，有些王公大人也與他交遊，裕達寶雖不得識面，却常聞名，現在知道陸路平就是陸秀才的兒子，更覺他家學淵源，格外高看，由這種心理作用，看他的作品更加美妙，連讀了幾篇，不禁拍案叫絕，拿起筆來抄錄了幾首，吟哦了幾篇，折疊起來揣到懷裏，路平笑道：「晚生偶然高興，胡亂湊集些句子，乖音錯節過蒙謬賞，實不敢當」口裏雖這麼說，心中却也自命不凡，達寶問起當年陸秀才的事情，路平含着眼淚將家中遭逢慘禍，幸蒙小姑娘相救纔到今日，前後情形述說一遍，達寶聽了不勝感嘆，談了一會，齋中書未歸，達寶便懷着詩稿回府，當着老夫人備述陸路平的才學，在少年科第中人堪稱第一，遂將錄來的詩稿讀與老夫人聽，讀到塞上行一首，內中有兩句是，「山出斷雲絕鳥道，江侵大海入龍門」，達寶誇贊着，老夫人也頻頻點首，對這位少年舉人極爲推許，小姑娘在旁笑道，他這句子雖然雄渾，却没有我姊姊那「山連鳥道青天盡，日落荒江雪浪平」來得自然，老夫人看看小英又問達寶道：「那個姓陸的多大歲數了」達寶答道：「纔十九歲，他的家世小姑娘全知道，老夫人回頭向小姑娘問陸路平的家世，小姑娘詳細述說一遍，老夫人嘆道：「他原來是這麼苦命的孩子，我是最愛可憐窮人，他既有這樣高才，我打算把俺小英姑娘許配與他，看他的造化如何罷」老夫人說到這裏，小英紅着臉急道：「他樣的詩我一天能

作二百首，有甚麼希罕處，別沒有話說，談些酸溜溜的東西，怪煩人的」遂與小姑娘大聲談論馳馬試劍的事情，亂他們的話頭，老夫人同兒子只好轉變話頭，另談別的，過了這一天小姑娘又回到哥哥那裏，盼着哥哥復職，自己就好立刻離開北京，對裕老夫人那些話到未留意，這天寶升毅帶着滿面笑容來家，笑向娘子說道：「咱們陸老弟真好運氣，我帶他到裕府去了兩趟，裕老夫人要將她孫女許配與他，讓我作媒，一個人得到那樣的妻室，不知幾生修到，不過一件，裕小姐對他的學問還須考試一番，以路平的才學，我想是不怕考的」小姑娘聽說裕老夫人真果要這樣做，也自替路平歡喜，寶中書夫婦爲教路平得意，請過路平告訴他這喜信，並說你得好好的用功，不然你的文章擋得簾官，也許入不得新夫人高眼，寶升毅說着不由得笑一笑，路平本來也有他父親幾分僻氣，對於候門之女，並不羨慕，不過裕小姐人既好，又有寶中書提媒，無論如何沒有反對的理由，只聽裕府回音，有了這些事情，小姑娘無法急着走，只得耐着性情留住，過了幾天，裕老夫人一面通知裕將軍，一面進行這件婚姻，寶中書往返走了幾趟，居然有了眉目，這天寶中書攜回一個螺珠祕匣，向娘子說道：「這是考試新姑爺的題目，得讓路平好好的用用腦筋」小姑娘笑道：「怕要難爲他」遂將路平招呼過來，寶中書將螺珠匣子原封交給路平說道：「恭喜賢弟，我已替你領來題目，你自己鑽研去罷，雀屏中選，勝似金榜題名，我祝你勝利」路平紅紅臉，將那螺珠匣子雙手捧過，啓開一

看，只見匣內滿貯雲箋紙捲，當時也未放在心上，談了一會閒話，持着匣子回到前書房，打開匣子拿出幾個紙捲，略觀了一些題目，不禁頻頻搔首，心說這簡直不是試探人的學問，明是尋人開心，這樣考法誰能禁得住，只看過幾捲，已經很多讓自己莫明其妙的問題，把自己看着不順眼的地方，胡亂信筆批點幾句，其餘連看都不看，原封裝到匣內，心想我陸路平縱然打三輩子光棍，也犯不上找這些麻煩，你裕小姐既無意，又何必拿窮人開這大的玩笑，我就不相信這麼多的難題會有人能答上？他既如此想法，自然不把這事放在心上，索性連看也不看，將匣子丟在旁邊，向黑甜鄉裏安慰他疲乏的身體，到了次日寶中書問他答覆的怎樣，路平搖頭道：「謝謝大哥，這門親事我不巴結，他們這將相人家，豈能攀到窮人，明明是開玩笑，我們又何必給人家尋開心呢，我不但沒有答覆，實話說連看我也沒有看」路平這一表示，寶中書搖頭道：「不能啊，裕老夫人親自交給我這匣子，很是鄭重，那有不誠的道理，你總須通篇看看纔好」小姑娘聽說路平連題目未全看，知道他是有些不懂，心中大為不悅，暗想小英姊人品才學那樣的高，裕府名門世胄，豈能輕易論到婚姻問題，多少王孫公子仰攀不上，你謹是一個新科的舉人，就這大的眼圈，將來再進一步還不知怎樣驕傲，你若苦下鑽研，委實答覆不上，那還情有可原，索性連看也不看，不啻對裕小姐一種污辱，她想到這裏，冷冷的面孔笑道：「這是我小英姊太不對，甚麼事好作兒戲？他們這大家姑娘就是這樣任性，

你取來我看，若是真果向人取笑，我要說說她」路平還當小姑娘真是和自己表同情，跑到前書房將那螺珠匣子拿來，雙手捧與小姑娘，小姑娘啓開匣子將那些燦爛光華的紙捲打開，像風翻柳浪似的迅速閱看一遍，一行看着，臉兒變的通紅，朗星一般的眼光頻頻掃着路平，路平專待小姑娘批評個太難，誰知小姑娘閱完之後，將匣子往旁邊一推，向路平冷笑道：「陸兄，我真想不到你用功這些年，竟是一竅不通，不怨你自己鄙陋，竟說人家對你開玩笑，真是井蛙之見，「君子之道，造端乎夫婦，及其至也，察乎天地」，如此重大的事情，堂堂將相之門，豈能以女兒之身向你開玩笑，國風的首篇就是「關關雎鳩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」，以文王之德，追求配偶尚且那般誠敬，一個普通凡俗之輩也敢輕視女子，我小英姐德並孟姜，才高詠絮，須不辱沒你，誰想你僅僅一個舉人身分就如此狂妄，可嘆你家陸伯父恃才而狂，落得殺身毀家，何等可慘，可是陸伯父的狂還有他的真才實學，像你這蠢爾鄉愚，文不辨豕魚，力不勝鷄鴨，由甚麼地方直得你發狂？莫非一個舉人的虛名，就使你未盈而溢，須知科第名分代表不了您的真才實學，也不過「此地無樹，蓬蒿成林」，場屋中既乏真才可取，不得不拿些草苞備員充數，所謂「文不能華人國，武不能提戈殺強賊，少小科第老勳官，笑煞孔門童五尺」，就是指的你們這些人，偶爾傲幸，應該自愛纔是，反而自矯起來，一個人沒出息到這樣，還有甚麼希望」她越說越有氣，把個路平批評的體無完膚，路平

自從爸爸去世之後，再沒見過這樣的嚴厲聲色，尤其如今少年得志，到處受人恭維，現在突然被小姑娘指謫的這麼利害，很覺難以爲情，然而她是對自己救命雪仇的大恩人，無論怎樣是惱不得，因此他對小姑娘的聲色，也像當時受爸爸的斥責一樣害怕，心頭突突亂跳，懊悔不該惹惱了她，只得連聲唯唯，小姑娘回頭向劉氏娘子笑道：「嫂嫂我哥哥怎麼招看的他，竟使他這麼不長進，這樣自暴自棄之人，費我這些言語，真是可惜，不過我們太對不起死去的陸先生了」她說到這裏長嘆一聲，低下頭去，這一來却使路平更加害怕，神經一亂，彷彿父親也在旁邊怒目訓示自己不肖，意亂心慌，不知所措，雙膝跪地說道：「我路平如敢違背小姑娘的教誨，鬼神共殛，天地不容，我的錯處還望小姑娘不棄菲葑，賜予指正，路平永感大德」寶中書夫婦見把個新科少年逼的跪地自請，反覺不好意思，從旁勸道：「妹妹不要難爲他罷，少年浮躁，原是常有的」小姑娘這纔抬起頭來笑道：「我今天不敢說代表陸伯父教訓你，看我嫂嫂面上，權代裕小姐給你拔一拔心坎上的茅草，你起來聽着」路平像奉到赦旨一樣，磕個頭立起身來，垂拱站立，比弟子受嚴師的教誨還謹慎，小姑娘慢騰騰的重又啓開螺珠匣子，取出一個紙捲，伸展在桌面上，看了幾道問題，上有路平批的小字，略略看過，不由哂笑說道：「你是怎樣讀的書？讀書人最低起碼也要持着「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」的坦白胸襟，你自己不知道的事情怎好信口雌黃，你批答的這些言語豈不被人恥笑」她說着又打

開一捲連連搖頭道：「你說沒法答覆，我怎的沒看到一個生字眼，人家的題目都是本着正經正史，有本有源，又不是生編白湊，你記不得許多，書房內有的是書籍，也該耐心查一查，你明是自暴自棄，反疑人同你開玩笑，太笑話了」她一行看着，忽然蹙着眉頭道：「哼，你連馬遷史，子雲賦，都沒讀過？怎麼「夔馬」「筇笹」的字眼也不知道」又往下看了幾行，不由失笑說道：「更奇怪了，憑着科第人物，連家字的姑音讀法，華字的美音讀法也不曉得，「爲官當爲執金吾，娶妻當如張麗華」，五六歲的小學生都知道魚韻，你陋到這樣，也不知怎麼中式的，她一行瑕疵着復往下看，見原題「牯牛之腴，肥狗之和」，路平在旁批上「生湊」兩個字，小姑娘搖頭道：「更奇怪了，夫人盡知的屈子九歌，枚叔七發，你都糊塗着」她略完這張捲子，又伸開一張，首題便是「成均庠序考」，路平批答上「夏曰校，商曰序，周曰庠」，她看了不禁哈哈笑道：「難爲你還讀過幾天孟子，你不知古代學校名（成均），有虞氏命之曰庠，又名爲米廩，太學爲上庠，小學爲下庠，夏后氏曰序，太學爲東序，小學爲西序，鄉學則曰校，商代曰「學」曰「瞽宗」，太學爲右學，小學爲左學，鄉學則曰序，周代擴張，並建回學，虞庠在其北，夏序在其東，商學在其西，當代之學居中南面，而三學環之，命之曰膠，又曰「辟雍」，亦曰「成均」，曰「澤宮」，於是春夏學于棗，秋冬習羽籥，以養庶老，以正絃歌，這便是成均庠序的概略，若像你那答覆，五歲蒙童都爛熟，何用勞

你的大駕，路平被小姑娘挖苦的滿頭是汗，一絲氣也不敢出，很怕小姑娘再往後看，可是她目光一閃又略下去，發現一道題目是「唐宋歷法之改進」，路平竟批說「秦漢之後，行夏建寅，至今仍之」，小姑娘看了，長嘆一聲道：「原來你對數學半點不通啊，你不知道歷法是活的，隨着時代都有若干改革，在虞舜時候就是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，以閏月定四時，允釐百工，庶績咸熙」，起始就是活的，以後累代改進，唐代歷法凡九改，高祖初用戊寅元歷，爲傅仁均造，繼用李淳風甲子元歷，玄宗用僧一行大衍歷，肅宗用至德歷，代宗五記歷，德宗正元歷，憲宗觀象歷，穆宗宣明歷，昭宗崇元歷，屢有變更，宋時改變更頻，自太祖應天歷，至咸熙成天歷，凡十六改，這些改進，投時以晷景，樹藝五穀，與人類生活有關，你把行夏建寅看的若是簡單，不必說是天文理數，歷史文物，最淺近的小考據也竟不曉，你就不必自作聰明了」小姑娘一行閱着，一行發揮解說，洋洋洒洒，無盡無休，路平起先尋思她不過憑仗對自己有救命恩德，瞎發皮氣，那知人家察微知著，舉一反三，自己聞所未聞的事情，人家却是胸有成竹，往時只知他有降虎伏獅的武技，却不知他更有通古達今的文才，看起來她是天地靈秀所鍾，自己連泥豬土狗也不如，虧得她毫不客氣的開開自己的茅塞，不然的話，自己永遠誤認自己的學問就是了不起，從前認爲中式的人物就是好的，現在纔知道是掛着金字招牌賣假膏藥，自己也就是其中之一，往時的驕矜消除的絲毫無存，小姑娘閱看紙捲，

他覺比嚴師督課還受窘，每發現自己批答的一個字，不待小姑娘批評，他先自心跳，深悔當時猛浪，把不甚了解的事情隨便批答，被她抓着錯點，否則她的學問再高，也不至平白地和自己發這大的皮氣，總而言之，「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」，這全是自己的錯處，以後總得好好的改過，他的汗擦了還出，臉白了又紅，真是窘迫萬分，慚愧無地，幸而自己批答的還不多，以後再未發現，小姑娘也看他那慚愧畏縮樣子，不好意思再假詞色，顏色和緩了許多一行閱看着，回頭笑和嫂嫂談着閒話，故意不看路平，路平也像躲開嚴師的眼目，心中略放鬆一點，偷眼望望寶中書，發出慚愧的微笑，寶升毅也不禁暗暗的咋舌，好個聰明的小妹妹，想不到她文才武略都是「超類離倫，優入聖域」，怪不得當時嬌母那般愛她，看起來並不是嬌母偏向，正是老人家眼力高明，連劉氏娘子也在驚愕，更覺得這位小妹妹是天上神仙，小姑娘很快的把那些題目閱完，笑道：「沒有甚麼太難的，陸兄你拿去仔細看看，我總是希望你成功，你要用心好好的解答，委實不懂的地方可以來問我，剛纔我說你，你不要煩惱，須知真正學問並不是作幾篇文章，做幾首詩，由「物格」「知至」，以至「意誠」「身修」，一切做人的道理，無一不是學問，又道是「滿而不溢所以長守富也，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也」，你纔博得一點科第微名，便自驕矜起來，正是少年的大病，陸兄你要明白，不但濟世宏才談不到，就是讀書記誦誦之學，也還差得多，以後總是要好好的讀書體物，增長些實際學問

，以作他日實用，若照現在這樣固步自封，那是最危險的事，再有裕小姐人品端方，福澤深厚，文彩光華，尤其餘事，你不要把這件婚姻看輕了，要知得此匹偶勝你金榜題名百倍，成功與否，就看你的福澤如何？只要你能「心誠求之」，我在可能範圍也願幫助你，你好好的下工夫罷」說着將那螺珠匣子推給路平，路平心悅誠服，連聲唯唯，揩揩頭上的汗痕，捧着珠匣，回到前書房去了，小姑娘向着嫂嫂淡淡的一笑，劉氏娘子覷着寶中書向小姑娘笑道：「他們仗着臭功名擺老爺架子的人們，正該讓妹妹教訓」大家相互一笑，就此收場，路平回到前書房，和以前的想法完全不同，那時高傲自視，覺得不屑研究，這時受小姑娘的指教，也覺這位侯門才女，教人敬愛，於是下上苦工，將全題連番閱看幾遍，懂的便虛心解答，不懂的翻書覓據，無法鑽研的地方，便去請教小姑娘，用上懸梁刺骨的苦功，夜以繼日，一連兩天，居然完成，先請小姑娘看過，小姑娘笑道：「這樣雖未必入得她眼，可是保險老夫人能滿意，我再加幾句好話，或可有成」便將螺珠匣子給了哥哥，寶中書親自送給裕府，果然裕小姐看了不甚滿意，老夫人大加贊賞，寫信與裕將軍商議，小姑娘到裕府也給路平加些好話，裕小姐也不持反對，但聽祖母和爸爸的主張，這件婚姻進行到這種程度，總算有幾分希望，雖然，好事急不得，遲得耐着性子等待，從此路平就在寶府專心攻讀，只因受過小姑娘的苦口訓戒，鼓起他潛修的毅力，後來終於學業成就，娶得裕小姐爲妻，作了很大的事業，這正

是「驛不有初，鮮克有終」，一個人第一步立穩，終有達到目的一日，路平雖然天資穎悟，可以學成，也還虧得遇着小姑娘將他挫折一下，纔助他後來成功，不然即便有這點功名在身，弄的得意也不過作個俗吏，不得意說不定就許重蹈爸爸的覆轍，這些事情暫且丟開不提，過了幾天，寶中書官復原職，小姑娘格外喜歡，幸而哥哥未被自己連累丟官，俗人眼裏只有富貴二字，寶中書剛復職，又是車馬盈門，親朋故舊都來道賀，大家都在歡喜，惟獨寶中書本人覺得很是平淡，白天忙碌一天，晚間同妻妹見面，嘆氣說道，「無官一身輕」，我好不容易得些清閒，常常與妹妹相聚，偏這勞什子又輪到我的身上，人們都說我喜，其實我是很覺厭煩，寶中書不由嘆一口氣，小姑娘笑道：「哥哥不要這樣想法，你的根基就是富貴中人，你想不作官也不成，妹妹我和哥哥大不一樣，不但沒有半點富貴俗緣，就是家庭緣分也很淺，生母我未得見一面，恩母未容我孝養，我這天生孤獨東西，也許是根本與人不利，遭次來京就遇見哥哥被免職，並且又是受了我的連累，如今幸而復職，小妹也得心安，我還有很多的要緊事情等待辦，一半天我就要離開北京，以後有機會再來同哥嫂歡聚」寶中書聽小姑娘說出要走，不禁大吃一驚，連說因我復職妹妹就要走，我情願棄官與妹妹同行，小姑娘道：「哥哥不必胡思亂想，你的官也辭不掉，小妹去的地方你也不能到，再說我要走誰也留不得，人生聚散，無非隨緣順化，我兄妹緣分不盡，自有團聚之期」小姑娘解釋一番，寶中書終是鬱鬱

鬱不歡，但知道她真要走無論甚麼人留不下是真的，惟一的希望就是，禱告妹妹多留幾天，小姑娘不能過負哥哥的意思，只得答應暫住幾日，次日到裕府告知老夫人和裕小姐，裕老夫人也是不肯讓她走，他們無論如何誠懇，小姑娘終是留不得，在衆人苦留之下，僅住了兩日，便辭了哥嫂及裕老太太，帶同全勝回山東，賽裕兩家的人苦留不住，只得洒淚相送，路平目送小姑娘走後，不覺痛哭失聲，情緒熱烈，不減於賽中書，裕小姐的悲慟還更加甚，真是「死別已吞聲，生別長惻惻」，最惹人傷神的事情，無過於別離，這種情緒差不離人人都能體會得到，小姑娘雖然那等英明，也不能太上忘情，不過她能比常人把持得住就是了，她歡天喜地辭了哥嫂，背地也彈了兩滴眼淚，大家的情緒都在怏怏不歡，惟獨郭全勝像俊鳥出籠似的高興的了不得，剛出了城門，他便縱馬疾馳，一氣跑下二三十里，由又道兜個圈子再跑回來，小姑娘因歸心甚急，向全勝說道：「你只管快一點走，我的馬快，隨時就可追上你」他聽說讓他隨便快跑，心中十分高興，抖着馬匹想和小姑娘賽跑，小姑娘遙遠的追隨着，不禁暗笑他這憨蠢樣子，就在這時，只見全勝正馳驟間一頭栽下馬來，那馬飛也似的逸去，小姑娘暗笑你這潑孩子就得多栽兩次，她正暗笑着，又見遠處捲起一團煙塵，她靈機一動，暗想不對，郭全勝雖沒有很大的本領，但是菊花青驄他都能騎得，別的馬焉能將他控下，小姑娘順着斜道一轉追及，果見有兩個胖大孩子按着全勝捆綁，一眼看見小姑娘嚷道：「又來一個

，我們一並拿下」纔舉起鉤鎖，早被小姑娘打倒，郭全勝爬起嚷道：「這小子我得揍他，他師傅在此與人角鬥，就不讓行人走道呢」一個胖大孩子說道不是，我師父今天和人比武，告訴無論甚麼人不得越過這場子，這小傢伙告訴他向正南走他不聽，你們走近前萬一誤失傷着，那不是乾吃虧麼？你看那不是？說着向西一指，隔着一帶桃林不遠，抖起一團一團的塵土，有如灶底生烟，翻騰不盡，正是有人在角鬥着，普通人是躲着是非走，藝高胆大的人，遇到這樣奇突場合，無論如何不能放過，她將馬匹遞與全勝，一縱身早飛過桃林，兩個把守路口的胖大孩子，眼睛一晃便不見了人影，郭全勝瞪眼向那胖大孩子說道：「你爲甚麼不擋住她？她是山東寶小姑娘，我便是他的牽馬人，你敢小覷我」兩個胖大孩子不理全勝，只是回頭呆望着，小姑娘飛越桃林，只見沙土場上正有兩人拚死角鬥，却不由吃了一驚，原來這兩人中有一位就是追風普陀劉鐵玉，兩人全施出通身本領，龍飛豹變，虎搏鷹揚，酣鬥不知多少時候，旁邊看的人都呆了，劉鐵玉雖沒有破綻，畢竟年紀大了，氣力差些，鬚角已經微帶汗痕，對方是個青年小夥子，雖然酣鬥多時，氣力絲毫未減，小姑娘看個明白，但這比武場合，又不好冒然下去相幫，只得高聲喊道：「劉伯伯爲何與這廝相鬥，且請說個究竟再鬥不遲」劉鐵玉一聽小姑娘來到，縱身跳到圈外，說聲且慢。

第二十六回

鬪勝爭強慘敗逃塵網
堅心苦志至誠結仙緣

劉鉄玉分明早已回到山東覆命，這時又爲何在此與人角鬥，原來他回到山東之後，正逢着郭太人奉命查勘寶家營，却掠供物是否與勝來鏢店有關，這時寶良臣雖然安富尊榮當了寶府的主人翁，但他這險惡的心地猶以爲未足，覺得這份家業終須是人家的，一旦寶中書棄官回家，或是小姑娘倦遊歸來，還得雙手奉讓，趁着寶小姑娘遭到劫奪供物的重大嫌疑，何不索性來一個下井投石手段，連寶中書害了，這份家業豈不牢牢穩穩永遠屬爲己有，千載難逢的機會，絕不能輕易放過，他被利慾動心，竟然忘却寶升毅對他的活命恩德，昧却天良買動寶姓幾個無賴，聯合舉發寶小姑娘是妖邪，告到省憲，風浪鼓動的太大，寶中書果然遭了參革，在寶良臣覺得這下一箭雙雕，把升毅兄妹全都害了，寶家營就得數着自己是人物的，却不知毫無根據的事情，畢竟有個水落石出，何況又有郭知府一力維護，寶家營查勘也不過走走官家的場面，勝來鏢店連鷄犬也未騷動着，他更推心置腹，出上身家性命慨切陳詞，保奏上去，後來東邊將軍及督撫衙門也有證明，寶中書纔落得無事復職，雖是郭知府爲官清正，也還虧得寶小姑娘對他先有救命之恩，人家纔肯以身家性命相報，俗說救人就是救己，確是至理明言，因爲海寇猖獗，調裕將軍鎮撫閩粵，勦捕海盜，裕將軍覺得這個差缺繁

重，又有劫掠供物的重大關係，沒有特別出色的能人幫助，恐怕難以勝任，他想起竇小姑娘，杜小明等幾個特別出色人物，若得他們相助，任甚麼大事都能辦得來，不過自己相交太淺，不好啓齒，恰巧粵江案件涉及勝字旗，郭知府急報挽請證明，他正想有求於小姑娘，正好借此大大的先送個人情，於是聯合督撫衙門，懇切保奏上去，並且又有先到的敍功文誓，前後對照，絲毫不差，一天雲霧消散的乾乾淨淨，竇中書馬上復職，這也是重大原因，裕將軍先盡了很大的人情，然後親筆函託郭知府挽請小姑娘及杜爺幫助兩行，自己惟恐面子不夠，又請鎮國禪師附上一信，無論如何總得請小姑娘勉強一行，郭知府接到這件急報，竊幸竇中書無事，小姑娘也得洗刷乾淨，對裕將軍聘請小姑娘兩行這件事情非常同意，以爲這件案子既影響了勝字旗，她若同去，碰巧覓回供物，這場功勞，非同小可，勝字旗的價值不僅江湖推重，堪稱「邦家之光」，總然竇小姑娘不受封賞，竇中書或可借此百尺竿頭再進一步，一舉數得，爲公爲私面面俱到，何樂不爲，不過竇小姑娘在京未回，不能代她作主，於是派遣追風普陀劉鉄玉星夜晉京，請小姑娘回來商議這件事情，劉鉄玉奉命施展急行功夫，不到一夜渡過津沽，然後慢慢前進，次日將近黃村南林，迎頭遇着一個鏢客打扮的人迎面飛奔下來，兩下各有急急的心事，撞過溝溝，那鏢客反被撞過跟頭，爬起来纔要再跑，被追風普陀一把扭住喝道：「你這人行色倉皇，必非善良之輩，不說實話俺便不放你去」那鏢客着急道：「老

丈不要誤會，我是好人受人逼迫，俺越過直隸地界就不受他們的污辱，老丈你不放我走，對頭趕上必定使我大大的難堪，將來何顏在江湖行走，老丈你快快放手」劉鉄玉笑道：「你既是好人，總有對頭俺也幫你，你不老實告訴我，讓我放你那是萬萬不能」恰巧道旁有一家野茶館，劉鉄玉將他提到茶館內，要一壺苦茶坐下說道：「朋友你吃杯茶，慢慢談個仔細」那人跑又跑不了，翻臉罷，也不是劉鉄玉的對手，只得窘急的說道：「老丈你害了我，我是江陰鏢行的江鯤，此次北來原是要到山東給寶小姑娘送信」劉鉄玉一聽是給小姑娘送信的，立時換上和悅的笑容道：「愆原是與小姑娘送信的，適纔多有得罪，望乞莫怪」江鯤又道：「五年以前我在徐州與武強高鵬比武，那時他纔十五六歲，被我打了一拳，當場栽倒，從那時惹下這麼個仇人。如果他還是那時的他，我還是那時的我，總然惹了他也沒有甚麼？誰想高鵬那孩子人雖不大，志氣不小，他栽倒爬起之後瞪眼和我說道：「姓江的，三五年後江湖再見，他說完之後狠狠的釘了我幾眼就走，當時我也未曾注意，誰想高鵬從那時就投向東海鰲山樵叟學藝，三年苦功得到樵叟的真傳，練就一身軟硬功夫，可謂登峯造極，聽說鰲山樵叟是個世外異人，無人曉得他真名實姓，隱居之後，只教了高鵬這麼個徒弟，通身武藝都傳給他，姓高的是出息了，我還是依然故我，去年他到江陰去找我，幸而我未在家，臨行說道，姓江的錯非不到河北一帶行走，一旦相遇，當有個交待，本來我這一世不到河北也無關係，因為做

行前年到北京做生意，行經歇馬亭，正遇着山東寶小姑娘取得王旗回來，我們掌櫃前去瞻拜旗主，蒙寶小姑娘贈給一面勝字旗號，託付送一個客人到北京，回頭到山西有事，未走山東，旗子仍帶回南邊，去年到廣東做生意，因為出遠門的關係，帶定勝字號旗充門面，可是奇怪的很，別的差頭未出，單單丟了這桿旗子，我們掌櫃唯恐旗幟落到歹人手裏，生出是非，想把這件事情報告小姑娘，因為沒有適當的人前來，我對北路走的熟些，便告了奮勇，不想到了山東，正赶上寶小姑娘在北京，我又够奔北京而來，也是該緣湊巧，將到京門，便遇見五年以前的對頭，約我到桃林比武，我知道自己不行，和他說了許多好話，他老是不答應，最後他出個條件，免去比武也可以，須挽出鄉老鄰人在場，讓我當着衆人向他叩二十四個響頭便無事，我以力既不敵，只得無可奈何答應下，他還好，我答應下這條件，便以酒食相待，他便去邀請鄉里去了，我覺得這樣的侮辱太也難堪，仗着脚底工夫還利落，臉個空兒便跑了，老丈你不合擋住我，他若趕來我便難堪了」劉鐵玉聽他前後述說一遍，纔知是這麼回事，遂笑道：「朋友你不用驚慌，今天遇到我，無論甚麼事都給你解決了」剛說出這句話，高鵬已經趕到，他一眼看到江鯤，冷笑說道：「姓江的，你這樣鬼祟就太不够朋友，咱們既然見面，就得了帳，不然你就是跑回老家，太爺也能找到，你就別裝草鷄毛，咱們回去罷」江鯤力窮勢屈，低下頭去，劉鐵玉既然無故將人家擋住，自然不能坐視，遂向高鵬拱手說道：「朋

友，你們兩家有甚麼嫌怨，可否見告」高鵬眼睜劉鉄玉冷笑道：「你如果是姓江的約來的幫手，俺是無任歡迎，如果不是，你請走你的道，我們的事你不要多管」劉鉄玉見他講話這麼不客氣，也冷笑說道：「俺從來不給人作幫手，但是願意給是非情理作個見證，你們的事如果還有理智人情，文武解決當不怕人看」高鵬聽他說話知他也是自來歷的人，仗着自己武藝高強，未把這風普陀放在心上，也冷笑說道：「你有膽子就教你見識見識」說着，一手握着江鯤的手腕，冷笑道：「朋友，咱們回去罷，茶錢我候着」說着，就往回就走，江鯤彷彿黃雀遇見鷄鷹，那裏還能掙扎，劉鉄玉忍着性子，隨在後面，看他作何結局，不多時到了桃林場子，這裏早站了一大幫人，高鵬放開江鯤的手，分付幾個小徒弟把住路口，過路人等不准進來，高鵬向衆人作個圓揖，指着江鯤說道：「這位是江陰鏢行的江鏢頭，五年以前我們有一筆小帳，今天當着衆位在此比武清算，俺若敗了永遠不在河北立足，他若敗了，須踐我們的諾言」衆人自是無話可說，江鯤的臉色極爲慘淡難看，他滿面露着惶恐的笑容，抱拳說道：「得啦高爺，您的武藝高強，我江鯤一百個也不是您高爺的對手，我算輸了就是，還較量得甚麼？反正過去咱們也沒有深仇大怨」高鵬傲然笑道：「姓江的，今天你若不想逃脫，也許有個商議，你還想跑，咱們就非較量較量不成」江鯤又施禮說道：「高爺請你寬宏大量，怎樣賠禮我都認，咱們都在江湖闖蕩，此處不見彼處見，請您給江陰鏢行留一線顏面，我這次北來不是

願意衝撞你老人家。是因與山東寶小姑娘送信，行經此地，你就看在這些關係上放放手罷。」武林中人往往寧甘不顧性命，不肯輕易向人低頭，按說江鯤雖然當日辱過高鵬，這時自知不敵，認罪服輸也就够了，偏是高鵬少年氣盛，江鯤說了很多好話，他反聽得不耐煩，比及說出此次北來是與山東寶小姑娘送信，高鵬更不願聽，竟然冷笑說道：「你就不必囉唆，慢說寶小姑娘，就是寶大姑娘也不成。」追風普陀本想聽聽他們的話，與他從中調說一下，今見高鵬說話這樣放肆，再也不能按耐，縱身躍到場子當中，用他銳利的眼光，狠狠向高鵬瞪了一眼說道：「你不要一意孤行到底，只向着告饒人逞威風，還算得甚麼英雄好漢，你準知道四海無人麼？寶小姑娘領袖羣倫，武林推尊，誰不敬仰，你有多大本領，也敢狂語相侵，真是狂妄已極，你既然好鬥，不比合他告饒人逞強，我這衰殘老朽情願奉陪，如何鬥法，隨你的便。」高鵬正在興高彩烈，侮辱着江鯤發洩當年舊恨，再沒想到有人敢當面對自己斥責，追風普陀一席話，不啻刺了他的心肝，一腔怨恨都轉到追風普陀身上，反把江鯤忘懷了，赤漲的面皮，突起隆隆筋肉，閃電般的眼光向追風普陀擲了幾週冷笑說道：「你這老匹夫，大概是寶小姑娘的老家奴，不然不會如此狂妄，還是你自來取禍，怪不得太爺手狠。」說聲看招，當心一拳打去，劉鉄玉作個十字迎風式隔開，當即亮開架子惡鬥起來，起先高鵬本沒把追風普陀放在眼裏，覺得這樣的糠老頭，只要一動手，立刻就能將他制服，劉鉄玉也是存着同一念頭

，及至一上手，兩下都覺出對方的本領高強，誰也不敢輕敵，既然棋逢對手，各人都施展出全身功夫，一方變着門路以巧服人，一方窺伺對方的隙漏，以便乘虛攻入，可是任你如何用心找不出對方的漏子，任你怎樣出奇變幻，也得不到便宜，鬥了不知多少路數，沒有分出絲毫高低，鄉老鄰人都看得眼花撩亂，齊聲喝彩，江鯤是行家，看的更是仔細，每看到自己不懂的驚險奇着，不禁心頭突突亂跳，非常代追風普陀擔心，可是最教自己驚駭的幾着，追風却能很從容的應付過去，暗自驚佩怪不得他多管閒事，原來武藝這般高強，高鵬使出幾手毒辣着數，依然不能取勝，怒火上來，仗着少年氣壯，像中瘋的獅子一般，左右前後攪得追風普陀沒有半點閒隙，兩人像風車似的急轉迴環，有時現出七八對人撕攪，有時候地一晃人影不見，從遠處再復現形，其實場子裏只他兩人死拚，並沒有個第三者摻雜當中，高鵬正鬥中間，一聲怒喝，老匹夫還這般難纏，使出鰲山樵叟獨傳絕招叫做「一鶴冲霄四柱倒」說的遲，做的快，閃電疾馳，八步方形分明立定四個高鵬，這都是形神迅速幻化，真高鵬早已騰起空中，運上全身氣功蹲落下來，只要對方未脫開四柱八步的範圍，這一下準得骨粉肉泥，展眼不及，四柱一齊向裏傾倒倏滅，騰地一聲，像半空中降下一盤油碾，眼看把對方軋在裏面，他得意的喝出「那裏逃」三字，衆人都覺得這位老頭是壞了，驚的江鯤面如土色，衆人正在驚愕中間，好追風普陀，忽在數十步外現出身形，撫掌笑道：「好小子，從甚麼地方學

來這樣難見大雅的惡毒潑辣的壞把戲，不怕摔碎你小子的屁股」高鵬再也沒想到對方會能說開這一着，當日師傅教給這種絕技，曾殷殷告戒說，不至萬不得已不准使出，因為一使出來便沒有迴旋的餘地，逞一時之憤結生死冤孽，武林中最宜深忌，不料這時強敵當前，不顧師傅的告戒，急圖收功，不顧一切，使出這種絕戶法子，依然落了空，反被對方倏落幾句，怎不使他驚愕，他就地躍起，向追風普陀報了一聲禱笑說道：「老匹夫你還真成」再看他蹲落的地方，堅硬的土地陷下將近半尺，四週墳起龜裂，約有一席大小，力量之大堪為驚人，鬥到這種程度，按說也應該算一個段落了，無奈武林競技一經動手，往往不易收場，必須分出個上下高低，方始罷休，高鵬這一絕招未能取勝，心猶未甘，抖抖身上塵土，又說道：「老匹夫，你既是好的，可敢與爺較量兵刃」劉鉄玉也冷笑答道：「你小子上天入地老子都願奉陪」高鵬說着回頭從兵器架上取過一桿梨花長槍，向追風普陀分心便刺，追風普陀從容躲過，先赤手格攔幾招，霍地展開他那千奇萬變的連環拖金鎖，嘩啦一響，好似一條怪蟒從空降落，接着對方的梨花長槍繞身便抖，兩人徒手相搏都那般潑辣，換上兵刃當然更是兇猛，槍來鎖去，颼颼作響，有如波濤夜驚，風雨驟至，攪得塵土蔽空，沙石飛舞，雖然只他兩人在此搏鬥，遙遠看去像有千軍萬馬追逐，高鵬使出烘雲托月，虛晃幾槍，觀空取出金裝短鎗，反身變個夜叉探海式，亂舞梨花中夾着幾道金光，槍鏢並到，這種變勢是由當年長阪坡趙雲槍中

加劍演變出來的，可是日新月異，到現在不知進步了多少倍，劉鉄玉見這着來的利害，使個猿猴跳澗，剛要躲開，那支金裝鏢早已撒手飛出，高鵬正喝着，那支金裝鏢忽然鏘然一聲，被拖金鎖抖上半空，高鵬急急收槍轉變門路，劉鉄玉忽然蛇行栽倒，金鎖脫落，衆人方爲他捏一把汗，高鵬霍地躍出圈外，笑道：「老匹夫休要賣乖，高太爺豈上你的當」劉鉄玉也冷笑道：「你小子能識趣也好」說着兩下反身再鬥，兵刃鬥不出結果，兩下又復棄了兵刃鬥拳，這時的鬪法和先前另換了一種方式，先前是疾風驟雨，閃電擊馳，這時是慢條斯理，比形比氣，各按步驟，穩步前進，兩下照面時也是一經點化就過去，在外行眼裏看來這種比法彷彿沒有甚麼，可是他們武林中不是根底深厚的人就不配這種比法，因爲這種氣形相攻，能勝人於十步之外，倘是氣餒形衰，不待上手，卽行敗下，甚至元神喪失，有生命之虞，這種工夫含着返本還原之大道，總攬乾坤之樞機，呼吸調息，意形並到，練到骨軟筋柔，能使柔勝剛，弱勝強，少林派的易骨爲筋，洗髓爲血，也就是這種道理，所以在別人看得容易，當事者覺得更難，他們這呼吸點化比起刀劈劍刺還要凶猛，在疾風驟雨式的技擊下，不礙他們有輕敵率意的念頭，惟燭比形比氣的穩步拳，誰也不敢輕率，兩下都是平心靜氣調息運神，在別人看他很省事，其實他本人吃力比着兵刃相攻更着重幾倍，兩人氣形相比約有半個時辰，依然難分高下，高鵬又是耐不得，收住勢子，重約劉鉄玉決死拚鬥，劉鉄玉冷笑道：「任你選

樣，我這裏奉陪到底」話不投機，重又拚命相搏，他們經過一番氣形工夫運用，更增加精神百倍，比先前更猛烈了許多，眼見塵土飛揚，耳聽風聲虎虎，只見人影恍惚，難分上下高低，從晨牌時分，直鬪到將近傍午，換了若干門路，始終未見出輸贏，兩旁的人眼花繚亂都驚呆了，但無人能給他們解開這段拚死的紛爭，單論功夫的精練，追風普陀並不次於高鵬，因為鬪的時間過長，畢竟他的年紀大些，所以額角微微有了汗痕，正在這難解難分之際，恰巧竇小姑娘趕到，高聲喊道：「劉伯伯爲何與這廝相鬪，且請說個究竟再鬪不遲」劉鐵玉見小姑娘來到，說聲且慢，縱身跳到圈外，向小姑娘說道：「我豈是愛管閒事，只因這廝失掉江湖本分，欺負告饒人，我纔和他相拚，小姑娘你問他個理由」高鵬正鬪中間，忽見場子上來了這麼個小女孩子，他們一答話，聽語氣十有八九是竇小姑娘，高鵬在江湖也會聽得小姑娘的名字，但她是怎樣的人物還不甚了解，剛纔惹惱老匹夫的原因，就爲無意中言語侵犯着竇小姑娘，如今果然是她來到，再讓自已說好的那是萬萬不能，他將竇小姑娘上下打量幾眼冷笑說道：「你這小妮子敢就是山東竇小姑娘」小姑娘從未聞有人對他這種稱呼，心中雖然不悅，但知他與劉鐵玉鬪的上火，說話粗魯是有的，也不深怪，微微笑道：「你既知道，何必再問，你們往日並無嫌怨，何故在此拚鬪，說個究竟，是非自有定評，何必費這大的力氣」高鵬已經存着滿肚子憤怒，又聽小姑娘講話如此大樣，不覺無名火起，喝道：「你既來此，也須

與俺相比，不然只說大話，誰聽你的」鬻小姑娘見他還是不講理，又進一步說道：「我看你也是一條好漢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，彼此留些見面地步何等不好，不然一時角鬪起來，總然不傷你的性命，也要失你的體面，又是何苦呢？」小姑娘明是講的實話，高鵬聽了鬻氣炸肝肺，說聲小婢休得發狂，像猛虎捕食似的向小姑娘撲來，小姑娘抽身躲開仍不還手，又笑道：「你這人好不識相，我給你個最後反省機會，還是不鬪的好，你再仔細想想」如果高鵬聽勸，從此罷手，豈不省些是非，偏偏他爭勝心切，未把小姑娘放在眼裏，人家說的實話，他竟誤認是怯弱、毫不客氣的獐笑說道：「要想罷休也並不難，你與老匹夫向俺跪地請饒，俺便送你出場，不然休得囉唆」小姑娘不能再耐，吓道：「這是你自找難看，怪不得我了」高鵬二次撲來，她略一招手，高鵬便捧個沒底跟頭，一咕嚕滾出七八步，哇呀一聲爬起再復相鬪，展開全身本領，所有毒辣奇着盡量發揮出來，比剛纔鬪劉鐵玉更加潑辣，但是未損及小姑娘毫髮，自己先累了一身大汗，再看小姑娘從容不迫，分明是兜着自己玩耍，到了這時他纔知道小姑娘的武藝高出自己千萬倍，無奈一經放手便收不回來，要想罷手也不可能，抽個空隙，擰過梨花長槍，和風飄亂絮似的向小姑娘狂擲，打算出其不意，立時制死敵人，誰想小姑娘並不慌忙，掣出星紋寶劍，撥開幾手絕門，只走過數合，寶劍一揮，那枝梨花長槍削去半截，剩下的也不過撥火材料，高鵬瘋狂一般，猶自執着半截木棒拚死相鬪，小姑娘伺隙搶進

一步，將他的右肩輕輕戳了一下，啞道：「慫種，竟是這般洩氣！高鵬連肩帶臂登時麻木上來，半邊身子失了知覺，半截槍桿也丟在地下，連驚帶愧，暗自叫苦，小姑娘態度還是那麼從容，早將星紋寶劍插入鞘內，重將他的右臂輕拍一下，高鵬的麻木是退去了，但狼狽到這樣，已經是鬪不得了，「羞惡之心，人皆有之」，平常人尙且如此，何況他這極端好勝之人，遇此重大挫折如何能禁得住，登時面頰紫赤，無地自容，小姑娘微笑道：「我說不鬪的好，你非要現眼不可，我要制你的死命，不如割雞，不相信自己看你的前胸，高鵬果然低頭一看，更使他驚愧，胸前一排鈕扣不知甚麼時候全被星紋寶劍挑斷，另外繫上一縷雪毫長纓，正是自己那桿梨花長槍的飾品，更使他莫明其妙，心內只顧跳蕩，竟自目瞪口呆說不出話來，小姑娘微笑道：「朋友，你不要覺得難過，武林相鬥，勝敗乃是常理，你雖然不鬪，武藝總有幾成，我們不但不把門敗你這樣的人爲驕傲，反覺這是多餘的麻煩，我們無事不找事，有事不怕事，我們是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」，甯願五湖四海結友，不教天覆地載結仇，日後爲仇爲友，在你自己選擇，我是全不計較，但我希望你眼光放大，善自修養，痛下工夫，還可成個完人，若像今日這般輕率，就是你的武藝再好些，也要到處遭逢坎坷，隨時都是跟頭」小姑娘既然將高鵬制服，何必還要多費這些唇舌，因爲高鵬雖然不是自己的對手，但他也是條好漢，如果他能當場服輸，不妨作個相識，無形中與勝來鏢店增加一個有力的幫手，他年自

已縱然不在江湖行走，也不至由自己好勝，給鵬字旗留下些嫌怨痕跡，所以再三拿話點逗高鵬，無奈這高鵬少年氣勝，一時反省不過來，狠狠的釘了小姑娘幾眼說道：「寶小姑娘，我現在是服了你，咱們十年以後再見」把話說完，飛也似的去了，小姑娘嘆口氣道：「這人如此認性，由他去罷」凡事都有個適可而止，如果高鵬能够趁風轉舵，憑他這身本領，總能在江湖創立一番事業，留些赫赫聲名，無奈他器量不宏，所見太淺，還想再用十年苦工，以雪今日之恥，以致老死山中，辜負了平生所學，神龍見首不見尾，永遠未在江湖露面，全是由他器量狹隘所致，世人深對他可惜，原來他遭此挫折之後，又奔回鰲山，見了師傅伏地痛哭，要求師傅相救，鰲山樵叟問其所以，纔知他與寶小姑娘比武失敗，要矢志十年，重新學藝，鰲山樵叟搖頭嘆氣道：「這你是妄想了，休說你再學十年不中用，就是爲師我再練上十年也不能和她比較，她非俗人能及，你就死了這念頭罷，如今你只有兩條道可走，一是向寶小姑娘低頭服輸，她不是不講情面的人，爲師到可以同你見她，一是隱居山中，終老不出，和爲師一樣，永與惡濁社會絕緣，表面看來是苦，其實也還是塵世的一條便宜路子，二者之中，任你選擇，除此之外爲師便不管你的閒事了」高鵬不願重見小姑娘，只得從了師傅第二條道路，隱居山中，終身不出，樂得個身心清靜，也未可厚非，這且不必提他，單說小姑娘門敗高鵬，衆人一齊喝彩，方要向劉鐵王動問，爲何北來，又爲何與他人相鬥，江鯤早跑至小姑娘

近前跪倒，自己北來的任務，和路過五年前的對頭高鵬相密，幸遇這位老丈路見不平，抑強扶弱，和那廝鬥了半天，就遇見小姑娘來到，這是我江鯤不該人前現眼，現在又巧遇小姑娘，我的任務就算達成了，剛纔蒙這位老丈相救，還未領教上姓高名，說着又與追風普陀行禮，小姑娘給介紹了，問明江鯤的來由，纔豁然想起因託江陰鏢行帶路平進京，會贈他一枝勝字號的車旗，以便北行便利，如今他在南邊丟掉這桿旗子，同時劫掠供物的案子發生，牽連到勝字旗，看起來正與此事有關，尤其他們不劫財物，只取旗幟，顯然是勝來鏢店的仇人借此報覆，父親平生義氣，沒有仇家，只有滅絕人性的鮑洪濤、葛雲龍等幾個惡人成了無意中對頭，如此卑劣的手段，他們滿能做得出，當年萬仞山下賽旗的時候真不該讓他們走脫了，小姑娘想着劉鐵玉道：「事實湊巧，不是遇見這位江兄，幾乎又走漏了，我是特爲赴京請您的。」遂將裕將軍開府閩粵邊疆，相請幫助尋覓供物的話說了一遍，小姑娘點一點頭，遂將在京經過的一切情形，向劉爺說了，劉鐵玉道：「偏巧杜爺又回了雁門，咱們回頭再說罷。」江鯤再三向小姑娘道謝，並對失旗的事情負咎，小姑娘道：「這沒有甚麼，旗幟是我相贈的，丟失不是你們的本意，你能遙遠的跑來送信，我就感情不盡，上覆江陰鏢行主人，不要爲此事焦心，旗幟我自有法覓回，你可到山東流連幾天。」江鯤道：「我見到小姑娘即須早回轍，讓我們掌櫃放心，他日有機會到山東，定當登門叩拜。」說罷叩一個頭，佯徇去了，劉鐵玉笑道：

「這人本領雖然差一點，却是很誠實，乍遇見的時候我幾乎誤認他是個惡人，看起來無論甚麼事不能操之過急」這時郭全勝已經尋得馬匹回來，小姑娘同劉鐵玉一同奔上長途，這龍爭虎鬥的場子，只曠下幾隻鷄犬在此追逐，那位拔山扛鼎的高鵬，永遠未履此地，直待若干年後，他的徒弟還常常談論當年高師傅的事情，小姑娘同劉鐵玉回到山東，竟到沂州府衙謁見郭知府，郭知府見小姑娘來到，非常喜歡，親自迎到內廳，小姑娘先向郭大人道謝相救兄長的盛意，郭知府笑道：「您是高人怎麼也來這些俗套，這是我的分內之事，何足掛齒」遂將裕將軍同鎮國禪師的函件持出與小姑娘看了，郭知府笑道：「我看這事你是不能推辭的，因為勝字旗既然因此遭侮，你正可借此洗刷個清楚，倘能碰巧覓回供物，立一番不朽功業，那不僅是一身之榮，再說裕將軍也是個誠信君子，幫助他一場，也正見你的俠義」小姑娘本來自從父親出走之後就灰心喪志，打算從東北回來之後，要天涯海角尋覓父親的蹤跡，偏偏又發生了這麼些出人意料的事情，要不去罷，不但郭知府同鎮國禪師的情面難却，就是單爲勝字旗的事情，也正應該自己親向南邊走走，她想了一會說道：「我本想此次從東北回來尋覓父親的蹤跡，但是既有這些事發生，大人同老禪師的分付，那敢不遵，只是杜叔叔回到雁門，不知幾時纔能回來」郭知府見小姑娘慨然允諾，深爲喜悅，先代裕將軍謝過又道：「杜爺由我這裏派人相請，好在裕將軍南下還要需些時日，時間是來得及，這裏真還有許多事情需要和

你商談，第一是寶府上那個壞蛋，我不看他，他是姓寶，早就除掉這一害，可是沒有寶中書和你的話，我不好做的。這樣突然，如今他竟公然造謠和你作起對頭，更是該死萬狀，我正要得到你及寶中書的許可，除此害羣之馬，這個老奸到也機警，數日以前已不知去向，未知他這奸惡行爲，寶中書現今是否曉得？」小姑娘見知府提起寶良臣，心中甚覺難過，覺得姓寶的出了這樣的人，太也沾辱姓字，遂嘆口氣道：「他這樣的人提起來，真使我難過，現在我哥哥是明白了，也恨他不過，大概他在寶府是立不住腳，他早離開這地方，我們兄妹眼中不見這惡人也就罷了，大人您不要以爲他是寶氏宗族，按說他這個人姓寶的應該早就不能容留，因爲他的行爲惡劣，當年觸怒了我母親，告知宗族，開除他的姓氏，預備送官府究治，他見形勢不好，偷偷的跑到北京，找到我升毅哥哥，苦苦哀求，請我哥哥容留，他的口甜如蜜，心毒如蠍，我哥哥是個篤誠君子，怎能會知道他這般惡毒，竟然背着母親在京容留了他，那時他假現殷勤，一意諂媚着哥哥，我哥哥也以爲母親性情過於清高，也許這位本族叔叔沒有甚麼大奸大惡，於是一力提拔他，後來母親死了，哥哥憐我年幼，派他來家幫助料理家事，對我對他，都是一片好意，他這東西竟然一步登天，故態復萌，陰圖把持家業還不算，竟設計害我毒斃了松風水月兩個丫環，我要除掉他本來易於反掌，爲了不使哥哥傷心，也免得外人涉疑到財產問題，說我不能容留哥哥派來的人，於是索性離開寶府，將這份大家業全讓他來執掌，按說

也該心滿意足了，不想他竟妄想把我兄妹兩個害到死地，不惜使出最卑劣的手段，我哥對他不覺甚麼，只是深悔當年不該違背母親的意志，容留了他，覺得難對母親。」小姑娘將已往經過述說一遍，郭知府不由深為慨嘆，暗想同是一個人，有寶中書那樣的誠篤君子，就有寶良臣這樣陰險小人，一樹之果，有酸有甜，看起來人類性情是不能等量齊觀的，郭大人一行想着說道：「這等險惡之人，的確世間不應容留，這是寶中書過於厚道，纔留下這些禍患，」樹德莫如滋，除惡莫如盡，對於奸惡之人，真是姑息不得。」郭大人談論一回寶良臣的事情，又轉變談鋒說道：「還有更奇怪的事情，我敬候杜爺回來好和他面談，他既回雁門去了，我可以先向你小姑娘談談，果然事有前定，還要請您幫同玉成這件事情。」小姑娘不知甚麼事情，只得含糊答應着，郭知府笑一笑道：「這事說來很是奇怪，月前北郭碧廬蒞住持覺慧普光老尼送來一件東西，說是答聘杜爺的定禮，並說這件禮物是遠從三千里外東北地方攜回，因為這件親事我曾提過，所以禮物仍要託我轉交，我想這事情除了我與杜爺之外，無人能夠知道，竟有人從三千里外攜來禮品，讓我轉致，太離奇了。」遂將當時同杜爺至碧廬蒞追薦他的亡妻，卒遇小玲瓏，杜爺神形失常，自己認為小玲瓏雖然遭受風塵飄泊，人極娟好，杜爺既然愛她，我何吝作個冰人，回衙之後，私下與杜爺商議這件事情，誰想杜爺的態度變的出乎意料，堅決否認，就像受着極大侮辱似的，我看他如此着急，也深悔當時說話猛浪，如今

這件禮物又要由我這裏轉送，我本來不願答應，嫌慧慧說禮物杜爺已經親自看過，您及鎮國禪師都知道，非寄放此間不可，小姑娘您看這事如何是好呢，小姑娘聽郭大人說出這些原因，纔曉得杜叔叔與小玲瓏有這段經過，怪不得無緣無故他要刺殺她，原是事後反悔，激出的這些不合人情的行動，心想你這杜叔叔也太也迂闊了，你若真爲這事將人殺了，豈不是終身遺憾，又想起那晚在碧廬菴救小玲瓏的時候，白光一閃，杜叔叔失落了飛龍如意七，他還疑是自己同他開玩笑，其實早有高人暗地安排，前後情形對照起來，這位高人一定是所說的那位杜月華杜仙子無疑，看起他們是有夙緣的，不然的話如何能够有這許多不平凡的人從中玉成這件事情，小姑娘對於前因後果全然明白，笑向郭知府道：「大人您還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遂將杜小明夜刺小玲瓏，失去飛龍如意七，並在東北榆柳屯接到鎮國禪的書信禮物，明指飛龍如意七，已被杜仙代小玲瓏收作聘禮，答聘是一雙水火雙明珠，我杜叔叔咬定牙關不認帳，堅不收受，還是我親眼得見的，未知這慧老尼送來的是不是那件東西」郭知府撫掌笑道：「一點不錯，既然有這麼些關係，杜爺就不該過於固執，再見面時，我就好大胆說話了」小姑娘道：「她既將來是我杜叔叔的人，我到想去看看她，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物」郭大人道：「這幾日我也想到菴上去走走，明天我和你同去」到了次日，郭知府同寶小姑娘到了碧廬菴，覺慧接進悟禪室烹茶款待，覺慧老尼望望寶小姑娘說道：「這位敢就是公孫章娘的弟子

小姑娘？」郭大人笑道：「我到忘了給介紹，老住持法眼高強」覺慧念聲彌陀道：「怪不得上仙都誇贊，原來這般靈秀明慧，今日得見高人，不枉我涉世一場」說着又稱一聲佛號，小姑娘也容氣一番，一些小道士來來往往巡茶送菓，小姑娘與郭知府都注意着她們，肥的瘦的來了不少，惟獨不見小玲瓏，郭知府笑道：「你那新徒弟妙音怎的不見，小姑娘特來看她」覺慧見問，又念聲彌陀道：「她那是我的徒弟？我這庸骨俗胎，還能擔起她，當時出家就是杜上仙度她」遂將小玲瓏出家的一段經過說給郭大人聽，郭大人纔知她有如此深厚的根基和奇異的遇合，不由深自嗟訝，小姑娘也覺她很平凡，可惜當時自己眼力太差，未注意到她的奇異之點，今日到要看過究竟，小姑娘方在想着，覺慧又道：「妙音早被社上仙派人將她取去，已經不在菴上，這裏還留下一段異跡，很有人來參觀，大人您還不知道麼，我帶大人去參觀一下」說着起身前頭引導，郭大人同小姑娘不知是甚麼奇蹟，跟隨覺慧到了東跨院，拐進一條夾道，就是苦竹坪，這個院落並不甚大，四面高牆，兩株枯松，幾處亂石砌就的假山，磅礴有致，石隙苦竹叢生，中間一個平壇，全是鏡面白石鋪平，平壇上面也有個小小石山，中間一面小石碑，刻着一個一尺見方的忍字，看來並沒有甚麼奇特，不過這小小的地方，却是菴中的一個神祕所在，由祖師所傳，這地方是出家人修省懺悔的法地，無論過去爲人怎樣，一經到苦竹坪修省，就等如脫胎換骨，轉世爲人，盡得一片至誠，種得終身善根，不

過只是一件，若到這地方修省，不是馬馬虎虎就能來的，須要具了百千萬分誠心，不存絲毫雜念，方始來得，若是稍有不慎，不但沒有益處，甚至毀身喪元，生命不保，既然有了這麼嚴謹的規律，輕易也無人敢來嘗試，聽說前世有個老姑子，因作了一件違心的事情，到苦竹坪修省，未得到祥徵瑞兆，反而不多日就死去了，菴中的人更加戒慎，因此在覺因這一世，並無人在此修省過，小玲瓏自在菴上寄身出家，向道心堅，痛悔前非，一意要到苦竹坪修省，老姑子說給她利害，她並不因艱難而止，當時作了一闕短歌是

「痛前塵懵懂，思轉世空明，不患俺心不誠，只怕他神不靈，拚得這鐵堅石硬苦心腸，總教他
枯井波瀾不再生」

她矢志要到苦竹坪修省，這首短歌已經寫的很明白，也是天然該當促使她成功，恰巧杜小明爲亡妻餽醮，同郭大人到了菴上，禪房待茶的時候，她與杜爺驀地相見，兩下俱各出神，事後不但杜爺痛悔，小玲瓏的悔悟也許比杜爺還更加甚，由是促成她到苦竹坪修省的決心，在風寒露冷的夜裏，單獨跑到苦竹坪靜修，她在一點塵念不生的當兒，也正是杜爺觸動殺機的時候，前來行刺，暗中就有小姑娘跟隨，杜蘊仙救護，今天老尼引導參觀的就是這地方，郭大人看沒甚麼奇異，小姑娘却覺得風景依稀，憶起杜叔叔在此刺殺小玲瓏的一幕，不勝慨嘆，老尼指着壇上的鏡面白石說道：「大人

請看，這些奇蹟是從前沒有的。」郭大人同小姑娘順着覺慧的手看去，只見潔白的石面，隱隱生出許多花紋，中間的形像，似一個少女跌坐着，姿態好似小玲瓏，旁邊的花紋詳細辨去就能認出字蹟，最清楚的是「妙音」兩字，其餘只有「誠動變化」尙能看得出，其他的花紋便不能辨解了，覺慧老尼道：「還是她枯坐四十九日夜，去後留下這點異徵，連日很多人前來參觀，有人猜疑她是妖精，但我知道她是夙慧天成，您那裏那位杜官人真是好福氣。」郭大人嗟嘆一番，對小玲瓏這個人又加一層深刻認識，您當怎麼還有這些事跡，因為經過杜爺醮之後，碧廬菴來往人多，都傳說菴中有個漂亮小姑子，一般浪當公子，狂蜂浪蝶，時來親伺，仗着覺慧是個清修有道的老尼，平日菴中規矩嚴緊，不三不四的人還不敢公然前來胡攪，可是借着添香撥火爲名前來釘稍看眼的小夥子們很有幾位，有的遇着機會，得到一見顏色，她那顏如桃李，冷若冰雪的面孔，也教那些直眉瞪眼的小夥子們可望而不可即，有的白燒了保安香火，連面都見不到，也只有徒呼負負而已，內中有個公子哥兒，是城北徐大戶的兒子，名叫徐寅，剛剛二十多歲，文既不成，武也不就，仗着家中有錢，年輕輕的就娶了兩房老婆，弄的迷迷糊糊，飽暖之餘生出不少的閒事，雖然有兩房老婆在家，依然不礙他在外爬牆頭鑽狗洞，鄰居比舍有個漂亮女人，他總是惦念着，勞迫利誘，用靈種種方法追求，因爲卑劣行爲，不知遭受了多少丟人現眼的難堪，然而狗不改吃屎，終是不能覺悟，碧廬菴發現了漂亮

小姑子，別人聽了還許不大關心，他一天家打聽的就不是這些事情，那能空空放過，剛得到這個消息，就假託進香爲名，到菴中攪合，他家是菴中的大施主，老住持對他自然也與格外招待，打茶待客的當兒，恰巧與小玲瓏見了一面，這一下却把他害了，當時意亂神慌，幾乎暈倒，回家立時病了，求神不靈，用藥無效，後來他自己說夢見神人告訴碧廬菴有願，有錢人家對這事真是易如反掌，馬上就去進香還願，自然這位徐寅得要帶病前往，並且這次來到是住在菴中靜養，連帶着做七天佛事，菴中借着收此香火，自然也覺喜歡。徐寅到在菴中，也打起精神，假說病症好了許多，不過一件事叫他失望，那個漂亮小姑子再沒有照面，歐陽太守是「醉翁之意不在酒」，他這更是「燒香之意不在神」，見不到別的還可以，見不到那漂亮小姑子如何甘心，第一天還強自忍耐着，第二天實在忍耐不住了，便向一個老尼詢問，那老尼起先還不曉得他是問的那位，經他一形容，纔知他問的妙音。老尼搖頭道：「你再想看見她是不容易了。她在此是寄身出家，住持對她還是客情，不能隨便使令，況且她正在苦竹坪用功，任何人不好驚動她，若是見別人，我可以隨便給你招呼來，見她却是沒有辦法，只有你自己和住持商議。」徐寅聽說，和宣告他的死刑差不多難過，也只有等待見了住持的時候宛轉，偏巧這天覺慧進城不回來，等到次日覺慧又有事他往，急得這位浪當哥兒，長吁短嘆，捶床搗枕，起先的病是裝來一半，這時却有八分真實，別的小姑子看他這可笑樣子，也有幾

個特意來逗着他玩，但他已經是「曾經滄海難爲水，除却巫山不是雲」，見不到那個意中的小姑子，這些高高矮矮的醜鬼，跑到自己近前，更覺徒亂人意，最後他哀求着一個年齡略長的小姑子，給通達一個信息，只要她允許見一面，便以千金相報，這個小姑子利慾薰心，趁着妙音下課的時候，竟來甜言蜜語和她商量，魔障越多，促使她的意念越加堅決，一頭碰到石上，昏暈過去，小姑子嚇的魂飛而魄散，好歹把她救過，但妙音甦醒之後並不煩惱，向那小姑子微笑道：「我是天生招惹邪魔，怎的到在甚麼地方都有邪魔追隨着我，除非毀滅了我這污穢軀殼，纔能驅退邪魔，你如見憐，讓我清靜些時」小姑子再沒想她這般烈性，一行勸說着，看她雖的輕重，幸而只是眉峯間撞傷流血，別地方並無傷損，後來眉峯間變成一個殷紅小痣，不但未損她的花容月貌，反更增加了豔麗，經過這一次，誰也不敢再輕視她，徐寅無法，只得破費很多金錢，買動執事的姑子，趁着月色到東夾道看她幾眼，這晚上借着皎皎月光，徐寅悄悄的蹣到東夾道，遙遠望去，只見苦竹坪的平壇上跌坐着二位少女，溶溶月色，映着她淡淡妝梳，分明是青女臨凡，素娥降世，比那日見時，更覺美麗十倍，不覺神情恍惚，意緒顛倒，不知不覺喊出一句好人兒，一言未了，只見一條大蛇，從假山矯然而出，繞着妙音轉了一週，直衝夾道竄將過來，只聽沙的一聲，大蛇已到近前，徐寅大叫一聲，昏暈跌倒，幾個小姑子七手八腳，把他拖出，醒來之後，連呼嚇煞，亂七八遭弄出這麼些動靜，妙

音一動未動，徐寅這一驚嚇，魔念消去大半，驚悸病隨着發生，借着功課圓滿的題目回到家去，有時癡笑不止，有時戰慄無色，瘋狂了幾日便死去，從這裏發生一段謠言，說碧廬菴有個小姑子是妖精託化的，都是由於徐寅見蛇之後傳出來的，其實當時是否真有那麼條大蛇，還是他精神錯亂，眼中發花幻出來的，也無從折證。總而言之心火不動，魔火不會暴發，徐寅的死不是有人害他，乃是自取滅亡，至於說「一顧傾人城，再顧傾人國」，絕色女子就是世上禍水，那未免太也冤枉女人了，小玲瓏拚定心身，一意苦修，一連四十多天，暈厥過幾次，凍僵了兩回，到了四十七天上已經不支，蠟黃的面皮，煞白的嘴唇，僅有奄奄一息，可是枯枝般瘦體依然穩坐不動，老姑子送些湯水點心，已是不能吸進，除却絲微氣息未絕而外，簡直就是個死人，很多人來勸她，她執意不聽，覺慧老尼親來勸解也無效，到了第四十九的清晨，再看她時，連那絲微的呼吸也閉塞了，覺慧老尼見她功成圓滿，三分是喜，七分是痛，喜的是坐修一直到脫化不懈，是菴中無上光寵，痛的是妙音如此溫婉美好，還經過杜蘊仙識拔，這幾年輕便歸化了甚覺可惜，覺慧老尼親自跑到苦竹坪看視，只見妙音垂拱端坐，眸子半合，面上浮着微微笑容，莊重美妙，比乍進菴時更覺可愛，老尼伏下身體，臉貼着她的臉兒，連呼了幾聲妙音，不覺流下幾滴痛淚，念聲彌陀便回到禪房，準備大開經壇，建塔埋葬，晚間做了一場佛事，壇場完了之後，覺慧老尼親至經堂爲她持頌觀音咒，正在麼洛阿薩

之際，眼前金光一閃，佛案丟落一件東西，聽得半空中有女子聲音說道，妙音師妹我帶去了，我師傅向您多多致謝，言語字字清晰，覺慧不由得驚愕，停止了功課，只見佛案上放着一個小小紅綾包裏，附着一封書信，覺慧拆封一看，上面短短的幾行仙筆書成的龍蛇字，大意是「妙音功行圓滿，特遣霞姑取回仙島，鈿匣一個，轉致郭大人，紅線一絲，姻緣千里，云云」覺慧看了，不勝驚喜，這纔明白是被蘊珠仙子渡去，真不在她苦修一場，當時跑到苦竹坪看望，只見空庭寂寂，果然沒有了妙音的影子，次日覺慧老尼便將那隻匣子送到府衙，以後苦竹坪妙音坐修的地方，白石上面，忽然自動生出這些奇異花紋，至誠所感，金石爲開，竟至如此，直至郭大人同寶小姑娘前來參觀，這纔明了前後經過，畢竟她這婚姻能否成就，須看下回。

第二十七回

樂譜六英玉樓清界參師長
劍假昆吾海天月夜斬蛟人

妙音苦修至四十九日，元神歸虛絕了氣息，菴中自覺慧老住持以至大小尼姑無不悲痛；過了一夜人忽不見，覺慧向衆人宣示了她的異跡，有的代她喜歡，有的心中納悶，紛紜幾天，這件奇事就成了明日黃花，作了供人憑弔和談話的資料，且不必管他，單說妙音因勞瘁日久，一時暈厥過去，不知待了多少時間，睜目一看，使她大感不解，這地方已不是苦竹坪，是一座莊嚴華麗的宮室，畫

棟雕梁，鏤金刻玉，畫壁空闊，鑿飾着蚌珠貝壳，閃爍有光，珊瑚朱窗，配着五色琉璃，帘幕全是輕綃霧縠，有如淡煙籠罩，不辨是何質料，檀几玉案，金鼎銀缸，陳列着瑤草琪花，北壁懸着四個赤金大字是「金闕琳宮」，觸到眼簾的，盡都是光華奪目，所有的東西，全是生平未睹，己身却輪在一張象床，錦安繡被，軟如雲窩，自己空履過富貴人家，那裏見過這樣華麗地方，她在眼花繚亂，神志恍惚的當兒，不由啊了一聲，忽由外間轉進一個雲鬢翠帔，腰懸長劍的少女，笑問道：「師妹清醒些麼？」妙音看這女子，潔如天邊明月，麗似秋水芙蓉，俊美之中含着幾分英武之氣，這樣人物，塵世那裏會有？慌的妙音趕快爬起敬禮，那女子近前按住她說道：「你不須如此，好好休養精神，我同你拜見師傅」妙音敬問道：「這是甚麼所在，我何由得履此地，敢求上仙示知」那女子笑道：「你不須疑惑，此處是東海逍遙島，西去九千餘里纔是陸地，島主是瓊珠仙子，他老人家姓杜，與你有師徒緣分，前在沂州北郭碧廬菴會與你會過面，本來你還有段塵緣，打算將你寄在那裏，了此夙緣，今看你苦志篤修，命我將你取來，俾傳授你些玄妙心法，你的造化總算不淺」妙音聽說，想起前在碧廬菴請求出家時，覺慧老尼堅不允從，幸而後來去了個中年婦人，數說老尼眼力不高，力主將自己收下，這妙音法號也是那位中年婦人贈的，據覺慧老尼說那婦人是東海神仙，現在自己竟不知不覺的到在這玉虛仙境，適纔聽這位女子的語氣，這位島主管就是會到碧廬菴的那位婦人

，果然如此，自己就是仙人弟子，雖不必希望成佛作祖，白日飛昇，至低限度也能學此道法劍術，總比常人高一着，人家寶小姑娘不就是仙人弟子麼？她在胡思亂想着，已枯的心情又激起無限的興奮，立時爬起說道：「仙姊，我現在的精神已經好了，就煩仙姊領我拜見師傅罷」那仙子說道：「你先不必着急，既然來到此地，定准能見着師傅，但是現在去還不行，師傅說讓你靜養三日，進些珠脂玉食，然後召見你，你就不必急燥，我還有事，晚間再來陪你」說罷竟自去了，妙音獨在金闕琳宮，斜憑象床，思索前後情形，恍如夢幻，自己是死是生，也在懷疑，不過她已精的心靈早不把死放在心上，並且真是死了能得到這樣的所在，勝過活着萬倍，她冥想一會，輕輕的跳下象床，從帘幕的孔隙偷眼望去，只見那隔壁屋裏羅列着無數翠樹瓊花，大的粗如笏筒，小的也可拱抱，一株碧玉瑪瑙砌成的葡萄樹，一穗一穗的珠顆沿着天花板累累倒垂下來，光彩鮮豔，異常華貴，妙音想着到隔壁欣賞一番，但未到門坎軟怯怯的身子自動縮回來，她想到這是仙人福地，那好隨便行動，萬一觸了忌諱，仙人怪罪如何能担得起，她迴到象床，心頭兀自跳蕩不止，停了好些時候，一個垂髫女童送來一捧青玉飯盒，內貯四個晶瑩玉碗，一盞乳湯，半碗米飯，還有兩樣蔬菜，這點東西本來不够常人一口吞的，但是妙音苦修工夫食量已經有限，也並不覺太少，吃了一口乳湯，清香四溢，直沁肝脾，不類世間常品，不覺得一飲而盡，又吃得一點米飯，尤覺甘美，菜蔬也各有異味，吃

了不多一點，飢火全消，再也不能吞吃，那半盞米飯竟自餘下一大半，飽飲之後，猶覺意味深長，女童撤去玉盒，捧過一盞綠液仙茗，便自去了，又待一個時間，金鐘一響，紅日西沉，已屆黃昏時候，昏冥的暮色剛侵入室內，四壁間的珠光寶氣，一齊發射出他的晶瑩光輝，照耀的滿室通明，毫髮可鑒，較比人間燈火之光，真有天淵之別，妙音乍睹靈異，又是驚愕，又是喜歡，心說好個琳宮仙境，真果此間小住，勝似世上千年，萬想不到自己這樣庸俗劣質，會能得到仙源妙境，地方在嘆羨欣幸，忽然光華一閃，帶劍的那女子又復立在自己面前，妙音趕緊起來行禮，那女子笑道：「以後不須拘束，我們這是清虛仙境，講的是快活自由，不比塵俗間那些無謂客套，使人生厭，我同你又是姊妹行，更應該活潑些」妙音只有唯唯答應着，那女子復又看了妙音幾眼說道：「師妹你可會用些飯食」妙音答道：「適纔用過」那女子聽說格外現出喜色，將腰間長劍解下，掛在壁上，重來象床坐下，握了妙音的手笑道：「如今你纔是我的真正師妹呢？」妙音不解她這句話的意思，只有笑一笑，那女子笑道：「你是有所不知，這飯食不同塵間煙火，乃是珠脂玉食，必須有緣人方能食用，餐進少許，可使終歲不飢，餐進全份，便臻上乘，脂喻修文，粒喻修武，有緣人吃了甘香無比，無緣人聞得臭惡難咽，中人餐玉，上人餐霞，你能進得玉食，緣分就算不淺，我初次來島的時候纔六歲，但是餐得兩碗玉粒，因此我修武的工夫還算不錯」妙音聽她如此解說，深悔未把那碗米飯

全部用上，那女子又道：「幾年以前我就深盼有個師妹來同我作伴，如今竟然盼到了，我的喜歡並不下於師傅」妙音起先看她英俊之中，帶着點凜凜可畏的氣象，未免有點餒怯，今見她對自己若是親熱，深自慶幸，妙音便放開膽子和她攀談，兩人越談越親蜜，從仙島規矩，一直說到個人身世，那女子嘆口氣道：「我在此雖然快樂，但從人情方面說起來命運也很苦，我是奉天省榆柳屯人，姓柳名叫依依，從六歲就被師傅帶到這裏，給我起個名字叫霞姑，教導我的藝業，也還有點成就，一切都稱心，只是師傅說我命犯孤獨，不能與家人相見，如今離家近四十年，父母俱已不在，還有位兄長年齡已不小了」言下不勝唏噓，妙音聽說，暗自驚訝，看她不過是十七八女郎樣子，離家竟有將近四十年之久，看起來仙人真有駐顏留神的法術，妙音也將自己的身世向霞姑詳細訴說，說到酸楚處不禁流下眼淚，她很坦白的說出自己只知道姓田，從小就賣與人家學唱，出世就是個賣唱的鼓姬，在金錢勢力的誘惑壓迫下會嫁過賈遇春，賈家被勦連累打過官司，虧得郭大人是清官，把自己送至碧蘆菴寄身，決意出家就是由這裏起始，最後她紅着脸說道：「霞姊像我這風塵陋質，常人都看得下賤，師傅爲何取了我來？不怕玷污了仙府聖地麼」霞姑笑道：「這你太迂闊了，須知大道在心，色相全空，蓮出綠波，污泥不染，已往的錯處，非你的本意，有根基的人正是「不曰堅乎，磨而不磷，不曰白乎，涅而不緇」，仙緣相結，基本在心，形表無關緊要，况你未經沉淪，先自覺

悟，佛家的「回頭是岸」，和儒家的「不念舊惡」乃是一理，你是個很聰明的人，難道連這點很淺近的道理還不明白？」妙音聽了更加歡喜，仙們規律想不到竟是這般寬大，塵世間吹毛求疵，不問內心，只重形貌，看起來太狹隘了，她又向霞姑請教些謁見師傅的規矩，霞姑笑道：「師傅不拘小節，決沒有甚麼挑剔，我默察師傅心情，對你十分喜愛，你只管放心罷，說不定以後我還要跟師妹沾光哩」她兩個談說多時，霞姑道：「清談時間不少，我譜幾支曲子同師妹提提神」說着同妙音到了一間側室，門上懸一匾額刻着「遏雲室」三字，這間屋子佈置的更是幽靜，古今樂器，無不俱備，錦瑟瑤琴，鳳笙象管，長笛洞簫，琵琶絃子，金鐘玉磬，伯仲埙篪，以至世俗所用的金鼓之類，依次陳設，倘有許多不識名色的樂器，妙音是個最愛好音樂的人，並且她又是自幼度曲生活，憑她的天資穎悟，還能自己編幾闕漂亮歌詞，看到許多形形色色的樂器，自然深感興趣，笑問道：「霞姊，您一個人怎的備了這許多樂器，這能玩的過麼？」霞姑笑道：「我不大擅長此道，不過偶爾適情玩玩，多少還能譜得幾支曲子，師傅對此却極喜愛」說着走近琴床，挽袖張琴，調勻絃索，凝神靜思，彈了一支古調譜子，奏出高山流水音韻，清越激昂，動人幽思，和世間所聞迥乎不同，妙音凝神傾聽，只覺美妙，但不能道其所以然，又連奏了幾個曲子，有的雄渾磅礴，凜然可畏，有的和樂融融，洋然可喜，妙音聽了，喜不自勝，不知不覺隨着節奏舞蹈起來，琴聲止處，霞姑笑道：

「今日幸遇知音」妙音纔覺出自己在瞎胡比量，不由面色通紅說道：「霞姊清音只覺得美妙，但我真是慚愧，連半個字也不能解，還望霞姊賜教，讓我也懂得些仙樂奧義」霞姑笑道：「恁能聽出美妙，便是知音，至於我剛纔所奏，也不過是幾闕難見大雅的平凡古調，雖然，古今名譜我還解得幾樣，不過無事不可輕易奏出罷了。適纔所彈，最上者不過「昭容」，其次僅「房中」，「壽人」等樂，與世俗相去無幾矣」妙音笑道：「聽霞姊所說，古代名樂當是豁然貫通了」霞姑搖頭道：「不過略識門徑罷了，怎能講到個通字，上古音樂，我並無所聞，但伏羲制音律，作樂名「扶來」，「立本」，神農作「扶持，下謀」，黃帝作「咸池」，「雲門」，少昊作「大淵」，顓頊作「承雲」，帝嚳作「六英」，唐虞作「大章」，虞舜「大韶」，是謂備韶九成，鳳凰來儀，樂章至此已盡善盡美，及後禹作「大夏」，湯作「大護」，周作「大武」，這些有名的樂章，還能譜得上來，後代之樂，不過此中的片段支流，也就無甚奧義了，師妹你既愛好此道，一定有幾樣擅長，以後不妨咱們共同研究」妙音慚愧說道：「我那有半點擅長，僅會彈一手琵琶，不過供俗人茶餘酒後消遣，那裏算得是音樂」霞姑笑道：「這恁太客氣了，你忘了古人說「今之樂猶古之樂也」，「歌以詠言，聲以宣意，樂以發和」，不論今古，無分仙俗，都是一理，你既會彈琵琶，我就得聆聆清音」說着將那面玉琵琶遞與妙音，妙音再三推辭，霞姑非讓她彈不可，妙音被迫不過，只得勉強接過，彈一

聞「長生樂」，輕攏慢拈，滾珠滑玉，音韻清揚，手頭靈巧，的確有相當工夫，霞姑聽了，不由連聲誇贊，妙音赧然將琵琶交與霞姑，霞姑笑道：「師妹如果高興，這些樂器可以隨時撥弄」兩人遣興一番，重將樂器收起，又談一會閒話，各自歇下，自此霞姑每晚都來與妙音相談，兩下深爲投契，匆匆兩天過去，到了第三天的傍晚，霞姑進來向妙音笑說道：「師傅在環翠樓等你，我同你前去」妙音聽得師傅召見，雖然甚覺喜歡，心頭却是極度緊張，說聲霞姑教導，很謹慎的跟着柳霞姑出了金闕琳宮，只見滿院盡是寶樹奇花，玉枝交柯，芝草匝地，雕甍畫閣迤邐相接，翠樓寶塔，葱蘢入雲，怪石峭壁、嶮呀欲舞，天風海水，浩瀚無窮，真是地闊靈明，天開異境，不是仙人骨格，怎會到得這洞天福地，妙音看了，好不暢快，但她這時無暇欣賞靈鳥仙景，跟隨霞姑，順着白玉階砌北行，過了依雲軒就是環翠樓，這樓的建造除了琉璃鋼磚之外，全佈着金玉瑪瑙諸般寶器，輝煌奪目，氣象萬千，比金闕琳宮又莊嚴華麗許多，門前一個女童坐在赤玉石鼓上，正在調逗鸚鵡，兩人來到她也不採，霞姑向妙音說道：「你在此稍候，我去通稟」說着進入內去，停了少時出來，向妙音招手道：「隨我入來」妙音捧心持膽跟霞姑入內，忽然一雲靈牌擊動，重門自啓，滿室珠光寶器，燦若星辰，尤其杜仙子的寶座上空懸着一顆紫光珠大如旋瓜，發出炯炯光輝，耀眼奪目，恰似一輪紅日懸在當頭，水晶鋪地，宛似一泓秋水，中間鋪一條文絨錦茵，座下兩行女童執着官扇珠簾

，一位年齡略長的婦人與蘊珠仙子並肩坐定，丰神妙曼，肅甚莊嚴，使人敬畏之心，油然而生，妙音至此，早已神魂錯亂，不知所措，霞姑領她向上拜了二十四拜，杜月華甚是喜悅，向那同座的婦人說道：「你看我這新徒弟怎樣？」那婦人笑道：「自是法眼高強」杜月華笑道：「只要您贊成，別人的瞎說白道我是不理的」妙音過來聽訓，杜月華撫着妙音的頭頂說道：「明月前身，風塵今世，道心彌堅，火水堪濟，妙境天開，音隨福至，來在汝來，去在汝去，是謂妙音，空靈無既」，念完將她的頭頂連拍三下，妙音只覺心境通明，無邊喜悅，這時室內祥光繚繞，花雨繽紛，現出無邊瑞兆，杜月華及那婦人皆大歡喜，遂命柳霞姑率衆女童，奏日月光華，六英九華之樂，一般女童作天魔掌上之舞，一時鏗鏘並作，光彩飛揚，六英九華之樂奏畢，戛然一聲，重譜新聲，衆女童合唱天風海水之歌，聲通金闕，響澈雲霄，妙音早已目迷心醉，歌舞完畢，那婦人道，霞姑音樂，久未得聞，敢煩再單奏一闕「南風卿雲」，柳霞姑再整瑤琴，初作鳳吟，清風徐來，繼擊金石，萬籟俱發，三發清虛，卿雲展佈，繞室亂飛，座上婦人喜道：「嘆觀至矣，霞姑心靈指應，奧妙如是」霞姑止住樂笑道：「我這位新師妹也很擅長世俗音樂，並且作出新穎歌詞兒」那婦人喜道：「天上人間各有不同，妙音既擅長音樂，也奏支曲子罷」妙音萬沒想到霞姑說出她會音樂，登時窘迫的面紅耳赤無法應付，囁嚅說道：「徒兒那裏曉得甚麼是音樂，僅知道些山歌村調，怎好當着師傅近前

放肆」杜月華笑道：「公孫師母讓你奏支曲子，你就只管孝敬，由歌村調也許比古典樂更有意思呢！你還能推委」那婦人也笑道：「我也是這麼想，這時換換耳音正是好的」到了這時她如何還能推辭！柳霞姑早胸有成竹，給她預備好一面玉琵琶，妙音無可奈何捉過琵琶緊好絃索，不過處在這種環境，總不免使她心顫手軟，幸而她自小受過嚴課，到了時候就能沉住氣，用出當時登臺獻藝的工夫，平心靜氣彈了一闕「瑤臺聚八仙」，仙凡雖殊，音無二致，她心地玲瓏，手頭靈巧，功夫用到精純，不但一般人聽了怡情悅耳，就是仙人也要欣賞，所以杜蘊仙同那位婦人俱各大加賞識，杜仙子道，那你就一發唱個曲兒罷，凡事都是頭難，初命她彈琵琶的時候，她覺先有柳霞姑的黃鐘大呂在前，再讓自己彈些山歌村調，太難爲情，及至彈過一個譜子，也就不覺怎樣，師傅讓唱個曲兒，反覺不大難爲，於是撥動絃索，先唱個引子，

「王子去求仙，丹誠入九天，洞中方七日，世上幾千年」，接着彈個牌子唱道，

「琴上的絲絃即心絃，世間的俗緣接仙緣，清風明月本是隨處有，世界花花是水連着山，青塚黃昏對斜月，琵琶錯向人間彈，天風海水無窮盡，怡性陶情有成連，倦鳥思歸方得安息，六腑月不出門是人中的仙，在王母臺前打了一個盹，勝似世上壽千年」

她唱完這段歌詞，絃索頓止，赧然起立，重向師傅行禮，那位婦人滿面笑容說道：「這孩子錦心繡

口，我見猶憐」說着取出一柄小劍，付與杜仙說道：「我來得匆促未帶得一點禮物，就把這掌中昆吾贈與妙音權作個見面禮罷」杜月華向妙音說道：「你公孫師母對人輕易不加推許，你蒙受獎賞，已經大不容易，又恩賜掌中昆吾，總算你造化非淺，快來叩頭謝恩」妙音過來恭恭敬敬叩了三個頭，杜月華將掌中昆吾付與妙音囑道：「你好好記着，你這位師母就是棲霞山江月樓主，她比爲師勝強十倍，以後如果遇到困厄時，誠心祈禱，必定應感前來解決你的困難」妙音到這時纔知道那位婦人是江月樓主，心中好好記下，杜月華笑道：「我收個徒弟都請你來看看，你有那麼好的徒弟，我竟未得一見，江月樓主笑道：「那是你架子太大，我三番五次請不到，這時她不在我近前，你還能挑錯？我還有事，恕不攪你了」說着離座辭去，杜月華送至依雲軒，江月樓主說聲再見，駕光而去，杜月華回頭向霞姑妙音講述一番順性自然的道理，末後說道：「從今以後名分一定，無論你修積功夫如何，總是我的徒弟，你師姊已有幾十年的苦功，雖不能說登峯造極，總算內外兼修，俱有成果，你的功課都由師姊指授就可以，也就無須我操心了」兩人俱各唯唯答應着，杜月華又道：「妙音的功課注重性命修養，參悟禪理就够了，至於柔筋骨，練氣歸元，那些武道功夫，是無緊要的，她既來此，就是有緣，你姊妹兩個要好好的親睦，霞兒你不要以學成在先傲慢了她」霞姑紅着臉說道：「弟子跟師傅這些年，師傅還是認的不信任，徒兒豈是欺負人的？」杜月華笑道：「如此我更放心

了」說着也取出一柄小劍付與妙音說道：「我也賜你這柄小劍，雖然比不上你公孫師母的掌中昆吾，但日後有大的用處，這時不便說明，你好好的收起，將來就見分曉」分付完了，妙音敬謹謝過，霞姑便帶她回金闕琳宮去了，原來杜月華賜她的這柄小劍，並不是甚麼仙家寶貝，正是杜小明那柄飛龍如意七，所以有這些言語囑付，不過這個悶葫蘆暫時還不能給她揭開罷了，她自謁師之後，回到金闕琳宮，除了很少時間由霞姑教導她些調息運神的功課，其餘不是奏樂遣興，便是島上觀景，山海奇觀，風月逸趣，萬物皆備於我，起居生活，更是錦衣玉食，無所不備，環境的優美，真使人意想不到，這天在島上遊狂一番，回到宮內，跟霞姑學一會彈琴，然後談起閒話，妙音說：「姊姊我有一事請教，常聽人言『熬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』，修煉功果須受些苦難方能成功，妹妹我自上山以來，生活如此舒適，功課甚是寥寥，這樣恐怕在山待上百年也不異於常人，若是永遠照這樣下去，連一技之長也沒有，豈不與師傅丟臉」霞姑笑道：「你這是多慮，要知修行之法有二，有苦修，有靜修，苦修下上苦工，靜修順其自然，功成圓滿，所得的效果也沒有甚麼差異，這正是『或安而行之，或力而行之，或勉強而行之，及其成功一也』，像師妹你未來此地以前，已經打定很好的靜修根基，師傅量材器使，著你靜修，『從容中道』，毫不勉強，正見你是有根基的人，你還疑惑甚麼？柳霞姑如此解釋，妙音總覺懷疑，又想別人仙山學藝，都是首重武功，看人家靈小姑娘竟有

那樣通天本領，就是眼前這位霞姑師姊，也是劍珮相隨，英氣勃勃，也像有些本領的樣子，自己憑着得到仙緣奇遇，難道竟如此無出息，她想到這裏，笑向霞姑道：「姊姊您在島上多年，一定學得些驚人武功，怎的未見您施展一回，武道功夫不是天天要練麼？怎麼只見您彈譜曲，未見您練過一回武」霞姑笑道：「武道初練的時候，是要按着時刻苦下功夫，練成之後就不須如此了，因為呼吸動止隨時可以用功，那就不必限於形式了」妙音笑道：「聽姊姊所說，您的武藝一定登峯造極了」霞姑搖頭道：「那裏談到登峯造極，不過略窺門徑罷了」妙音問霞姑這些話乃是有所爲而發，霞姑的答覆却是無心以應，所以剛說出略窺門徑四字，妙音雙膝跪地說道：「今天我向姊姊要求一件事，姊姊總得答應我」她這一跪，把霞姑嚇了一跳，雙手將她拉起說道：「妹妹你還是爲何，若教師傅看見豈不說我欺負了你，以後千萬不要如此，你有話只管大胆的說來，你我姊妹情同一體，只要愚姊力所能及，無不盡力」妙音道：「我所求姊姊的事情，姊姊豈但力所能及，實在不過舉手投足之勞而已，就是求姊姊教給我此武藝」霞姑搖搖頭笑道：「我當爲了何事？原是爲此，那你是不明學道的要訣，須知身命之修在心，形體次之，練武運氣重在形體，順性自然重在治心，也就是「夫志氣之率也，氣體之充也，故持其志，勿暴其氣」練到一個靜字，浩然之氣便隨之而生，氣尙浩然，武道自彰，那便够得上，「善攝生者，陸行不避兕虎，入軍不避甲兵，兕無所投其角，虎無所

措其爪，兵無所用其刃」，這是武道上乘，至於戈戟相撥，刀劍相併，總有烏獲之力，慶忌之捷，亦無足稱，所以儒者也說「夫撫疾視曰，被惡敢當我哉，此匹夫之勇也」，師傅看重了你，讓你順性靜修，正是成功的終南捷徑，你何苦捨近求遠呢？並且治心看易實難，練身看難實易，譬如我現在只潛心製作樂章，就是爲了有助於治心功課，對於柔筋弱骨，運氣充元，甚致飛劍御風一切有形動作反覺容易些」霞姑講出這些道理，妙音聽了，也有懂的，也有不懂的，又問道：「姊姊如此說法，爲何童年修行先從練武起手」霞姑道：「因爲童年初修，順性自然的治心工作不易了解，故從初步練武做起，像妹妹你過去自修已經下過苦功，可以從靜修做起，再說柔筋弱骨的苦功，必須童年童身方能禁得，妹妹你已經不合這些條件了」妙音聽說不由面部飛紅，慚愧說道：「雖然如此，姊姊無論如何須要多少賜教一點，那怕毫無用處只就點化兩下呢，也算近朱者赤，跟您沾些光輝，姊姊您若再不答應，就是視妹妹爲棄材了」妙音苦苦哀求，霞姑沉思一會答道：「不是我這點方法還和妹妹端架子，實在是師傅這麼分付的，我不敢擅自變更，你必要從頭學些武功，也必須稟明師傅之後，我纔敢指點你，」妙音見師傅已有了活動口氣，心下甚喜，當時不好過於勉強，到了次日恰巧師傅招呼兩人說法，完了之後妙音跪地陳請，要跟師姊學些武功，杜月華點頭道：「你要用這些功夫也好，霞兒你就指點她，只是不好太苦了她」霞姑答應退下，妙音喜不自勝，以爲師霞既然

有命，馬上就可開始學習，誰知過了兩天依然照常玩耍，她再不能耐，遂向柳霞姑再復請求，霞姑笑道：「你須不必着急，我已向師傅領得課題，明日便開始教你。」妙音聽說歡喜非常，切盼着明日來到，好開始用功，但是你越心急，時間過去的越慢，好歹熬到次日，頭午過去，還未開始，妙音又向霞姑請求，霞姑笑道：「妹妹不問我也要告訴你，師傅下來課題告訴，先讓你汲水澆花，一月功課圓滿，然後教你初步「呼吸」，「起勢」，「蹲蟻」等功課，每天至少要二三十担水，經過的道路不大好走，汲水地方也很險惡，妹妹你如何能受得這苦，我看還是稟明師傅免了這件功課，不必從頭學起也好。」妙音容易哀求的師傅答應自己練武，焉能爲了惜勞耽誤了這機會，就是再苦着幾倍也要甘心忍受，妙音想到這裏，慨然答道：「姊姊不要把小妹看的太無志氣，不用說僅是汲水，就是赴湯投火也要捨身去做，只要姊姊肯教我就成。」霞姑見她心地堅誠，點頭說道：「既是這樣，少不得你暫時要受些勞苦了。」來，我指引你汲水的地方，說着同妙音出了金闕琳宮，從依雲軒東側轉過一座小崇山往北走不多遠就是東君靈圃，這東君靈圃是一座廣可十畝的大花園，滿園遍植奇花珍果，幽草芳蘭，島上沒有秋冬肅殺的氣候，經年綠陰扶疎，錦霞燦爛，姹紫嫣紅，鬥豔爭嬌，幾處亭臺連着湖山水榭，仰觀鸞飛，俯察魚躍，苔生奇石偏幽，葦浮小沼更雅，香氣馥郁，流風四溢，身歷此境鬢鬢置身衆香國，使人心曠神怡，妙音暗羨這靈島仙境無處不妙，園內有幾個澆花剪

草的婦女，俱各黃髮垂髻，短衫窄袖，素足芒鞋，態度十分活潑，霞姑同着妙音繞東君靈廟轉了一週，到了東邊一列茅棚，棚內列着幾個巨大磁缸，旁邊放着幾隻漆盃柏木符筒和幾條竹担杖，霞姑指着說道：「這便是汲水的工具，這地方也就是個休息所在。」妙音估量那粗大符筒確够沉重，憑自己的氣力真恐怕有點肩不起，但是爲了學藝就不能含混，於是鼓着勇氣說道：「這活計我能勝任。」於是取過一條竹杖，肩起符筒說道：「姊姊帶我去看汲水的地方。」霞姑點頭帶她出了東君靈廟，再往東行，穿過一層巖洞，只聞得風聲瑟瑟，流水潺潺，前面便是一條碧油河流，極其深邃，上搭一條獨木長橋，已將枯朽，兩端纏繞着亂離無緒的枯藤敗葛，看樣是長久沒有人行，霞姑用手一指說道：「橋那邊便是溫泉，那就是取水的地方。」妙音不由暗暗叫苦，心說這條危橋如何行得，心裏雖然有些胆怯，可是無論如何不能講出口來，只得振起精神跟定霞姑前進，剛登上那獨板長橋，就是一陣吱咯作響，響聲立即就有斷折的危險，霞姑回頭笑道：「你只管放心，這橋不會折斷，你的眼睛向前平視就不至暈厥。」妙音提心吊胆跟隨霞姑渡過長橋，就見峭壁石巖刻着潔泉兩字，石版下邊有一個泉眼，水勢極旺，永無停息的發着活活音響，架上一條麻繩繫着一個水斗，看樣是用水斗提上來再灌在符筒，霞姑看看汲水的傢伙，向妙音說道：「妹妹你看怎樣？如果不行，我還可向師傅說。」妙音心中已是極端怯縮，但是已經到了此地，寧甘捨上性命，也下願中道反悔，遂笑說道：「

姊姊放心，這功課我總要認真做去。」霞姑點頭笑道：「別的事情愚姊可以代你作，這件事愚姊不能幫你，妹妹好自爲之，我們琳宮相見罷。」說着竟自去了，這裏只餘下妙音自己，她軟怯怯的心靈對着巖下注視一番，只得先作一次初步試驗，鼓起勇氣將水斗解下，慢慢的續到巖底，却使她更犯難爲，正應了那句「汲長綆短」的常話，繩子全垂下去，水斗還是差數寸貼不到水皮，這樣如何能夠取得上水？但是一滴水弄不了去，學藝的初步工作就算失敗，也許往後永遠得不到學藝機會，這點機會是不能輕棄的，她想到這裏，運上全身氣力，探伏着身子竭力下垂，那水斗纔剛剛貼到水面，費了好些時取得一點，就這樣不厭其煩倒動，把兩隻竹筒灌得大半滿，伏身肩起，幾乎壓得拉不起脚步，好在她是爲體驗受苦來做這件工作，不能爲艱苦懈志，她負着重担勉強登上窄窄的枯朽板橋，那驚人的吱咯聲音比來時更加響亮，她雖然害怕却還另存着一種幻想是，大不了無非是死，你這風塵飄泊的人不是早就有死神迫過你麼？現在死已是很遲，並且埋骨仙島總比拋在亂葬崗喂狗好些，她幻想到這裏，自然害怕的心理就減低，鼓着勇氣一氣穿過板橋，已經累得骨軟筋酥，眼前金星亂迸，面上香汗直流，放下擔子喘幾口粗氣，再復挑起，好歹挨到東君靈圃，將水倒在缸內，那些黃髮女子望着她不住的發笑，鬚鬢是在譏笑她無用，只這破題兒第一遭已使她千難萬難，就此知難而返麼？那你還成個甚麼人，事已至此，也只好拚得個除死方休，她顧不得自己筋疲力盡，更不管

別人的訕笑譏諷，略事喘息，重任起她的艱苦工作，她盡了最大力量，半日工夫只往返了三次，懷着滿腹慚愧，回到金闕琳宮，見了霞姑自己不好意思說艱難，霞姑對這事也隻字不問，依然是張琴作樂，往日霞姑作樂妙音都是悉心恭聽，這時却在依稀朦朧的樂聲中不知不覺的睡去，一覺醒來，已經紅日當窗，天色不早，趕緊爬起，身體是那般沉重，腿臂隱隱作疼，略微活動一會纔覺靈活些，按說她疲乏到這樣，委實是無力再任這件艱苦工作了，可是她並不被身體的疲憊征服，依然鼓着勇氣前去從事她的汲水工作，拚着性命一連幹了三天，工作的效率雖然逐漸增加，可是身體的困憊比前更甚，渾身上下的難過，髣髴重病纏身，這時却使她犯着極大的躊躇，就此終止罷，那就前功盡棄，繼續努力罷，眼看還不爭氣的身子要不聽役使，她懷着憂愁歇了一夜，次日依然勉強從事，到了五天以後，困憊成分不再增加，略放一點心，自此更加勉力，正是「玉筍牽斷井邊繩，茅棚壓扁叙梁鳳」，半月的功夫過去，却使她收獲到出乎意料的效果，工作效率是日見增加，身體困憊逐日銳減，漸漸覺得氣力充沛，往時肩起那担笊筒，覺得骨軟筋麻，這時肩起却是健步如飛，往時行經那獨板長橋是提心吊膽，這時却是如履平地，她得到這些效驗，明白一個人的本領都是由艱苦中鍛鍊出來的，她覺得有了這次體驗，以後任何艱苦的事情也不怕，她軀體的疲勞完全被興奮情緒驅除淨盡，不知不覺已經到了二十九天，再過一天就滿足這一月的工作，將來再有甚麼課題雖不得知

，可是學藝的機會總是一天近似一天，她想到這裏益覺欣喜，到了次日依然肩着畫筒到潔泉汲水，這已經是駕輕就熟，不覺甚感難爲，沒有多大的時間就往復了幾趟，忽然空際黑雲舒捲，疏疎落落的洒了幾個雨點，接着颯的一聲，一陣風頭過去，掀天扯地，北風驟起，激蕩的沙石飛舞，江海逆流，樹木橫摧，鳥獸潛跡，路上行人絕蹤，江上歸帆息影，這樣狂風驟襲之下，塗外工作是做不得來，但妙音學藝心切，不肯輕拋這一日光陰，鼓着萬分勇氣，肩起花筒，奔往潔泉，剛穿過巖洞，颯的一聲幾乎被風撲倒，她站住脚步，沉一沉氣，這時天地晦冥，波濤洶湧，風勢更加威猛，遙觀海上，巨浪排空，銀花迸射，「萬馬奔騰天鼓碎，六鰲翻背雪傾」，任你膽壯心雄，也要擔驚受怕，妙音至此，仍不肯退步，仗着這些日磨練的氣力充沛，鼓着勇氣好歹穿過板橋，幸而未被狂風捲飛，小心翼翼的汲滿兩筒水，輕伏柔肩，霍地立起，抖抖精神，登上危橋，無情的暴風，似乎格外和她作難，橋下忽然突起一團風柱，挾着千軍萬馬的威力旋轉上來，只聽得咯吱一響，連橋帶人吹上半空，妙音身不由己隨風飄蕩，身體輕忽，不如一片敗葉，那裏還能由得自己作主，簞擔早不知丟向何所，空中打幾個旋轉，霍地墜落下來，眼前一黑，說聲我命休矣，便失了知覺，不知待了多少時間，忽聽得一派清幽琴聲有人歌道：「入無言兮出不辭，乘迴風兮載雲旗，悲莫悲兮生別離，樂莫樂兮新相知」，她恍惚間睜眼一看，不由得又是驚愕，原來自己正躺在琳宮的象床上，憶起剛

纔的驚險，心頭猶自突突亂跳，方駭疑間琴聲止處，霞姑走近前笑道：「妹妹受驚了，且喜你功果圓滿」妙音定定神說道：「姊姊我何由回到這裏」霞姑笑道：「你怎能知道，你每天汲水愚姊恐你有失，都在暗地跟隨，這場狂風也是師傅對你測驗，果然你求藝心切，不爲惡劣天氣長縮，我便把你帶回，不但你的功行圓滿，師傅歡喜，並且你的醫藥無形中已經增進很多，你自己也許有些地方體會出來」妙音茫然不解，想了一會說道：「我只覺得汲水工作比初時容易些，難道這還算是進步？」霞姑笑道：「這正是事實的體驗，你一月汲水工作，當得初步練習半年，師傅非常歡喜，我同你去見師傅規定你以後的課業」兩人同到環翠樓清教，杜月華非常喜悅，對妙音獎勵幾句，然後規定幾樣初步學習規程，說與霞姑，兩人欣然退下，從這天起，妙音便由霞姑指授正式練武，有了一月的汲水工作，已經自然的脚底踏實，兩臂有力，氣力充足，心神穩定，對於起勢蹲蟠等功，接近了許多，又兼她慧心靈敏，舉一反三，進步也較普通人迅速，光陰易逝，不覺數月過去，妙音一刻不懈，極力進取，已經小有成就，她得到一點門徑，越發得鏗而不捨，練武的看劍，習文的觀書，本是性情所近，她既多少習得一點醫藥，對於兵刃也就注意，晚間取出江月樓主贈送的掌中昆吾，和師傅賜的那柄小劍，摩撫觀看，在她眼裏也審度不出那一柄名貴，只知道師傅們贈的東西一定是寶貝，她正在摩撫着霞姑進來，看她獨自一個人在此看劍，笑道：「女魁元也知道愛惜兵刃了，

我也開開眼界」說着拿起掌中昆吾，只見寒外射，瑞氣內伏，靜如秋水，動若飛虹，質體雖小，含蓄却大，霞姑看了不由得連聲贊美，妙音又拿師傅賜的那柄小劍與霞姑看，霞姑笑道：「此劍亦怪，但不比掌中昆吾，然而在妹妹的用處比掌中昆吾還大」說着向妙音嫣然一笑，妙音那裏參透此中奧義，又問道：「姊姊帶的長劍可也是寶貝麼」霞姑點頭道：「此劍名叫偃光青萍，也是仙人所造，當然也稱得起是寶貝」妙音又道：「姊姊的偃光青萍，比妹妹我這掌中昆吾孰優」霞姑道：「各具奧妙，難以詳說，然而戈戟相撥，衝鋒禦敵，短不如長，斬邪除妖，機密隱伏，長不如短，這正是「尺有所短，寸有所長」，在乎個人運用而已，兩人談一會寶劍的出處和用法，霞姑又親自指授些運劍着數，然後笑道：「昆吾雖好然而在妹妹的用途，恐怕沒有很大的發揮，因為此劍須練到精氣合一，人劍同化，然後可能除精靈，誅怪異，制山鬼，鎮蛟螭，上擊九霄，下闢三途，若是僅把他當作一種兵刃，未免小觀了他，因為妹妹用功太晚，練到精氣合一，人劍同化是不容易」妙音聽了深惜自己造化太淺，未能自効來到此地，想了一會又道：「姊姊對於馭劍的功夫，想必精奧已極，您對掌中昆吾可能運用的好麼？」霞姑只是笑一笑，妙音道：「妹妹既練不到好處，何必辱沒此寶，就將這掌中昆吾送與姊姊罷」霞姑連連擺手道：「這却是使不得，這是公孫師母贈你的，我豈可奪人之愛，將來碰巧我信來用一用到可以」兩人談至夜深，方始歇下，又過了些日，妙音覺出霞姑

的起居行動有些地方改變，平時晚間，總要撫一次琴，這些日是沒有的，過去隔不到三兩日，必定和自己作一次夜間長談，這些日很少說話，並且有時徹夜不歸，面上的氣色也很沉鬱，這樣過了幾日，忽然兩日夜未歸，一天夜裏妙音正思索着這件事情，白光一閃，霞姑進入，頰角微微看出汗痕，沉鬱的顏色尚浮着一層怒容，摘下長劍逕到內室去了，妙音幾天以來就懷疑她的行跡，這時看她如此形色，知她一定有甚麼事情，兩人平時情同姊妹，實際上又等於師徒，可說是休戚相關，禍福與共，妙音日到霞姑這般神色，如何會放心，她悄悄的起來跟到室內，叫聲姊姊，霞姑回頭看看妙音，慈度立時轉變的和平日一樣和藹笑道：「你這時還不做着，起來做甚？」妙音笑道：「這幾天我看姊姊像有甚麼心事，只是不敢動問，今夜天到這般時候姊姊纔回，面色又大異常，更知姊姊是有事，所以大胆向姊姊請問」霞姑搖頭道：「你這是多疑，愚姊確實沒有事情，你就歇着罷」霞姑雖然談笑如常，畢竟掩不盡她的沉鬱氣色，有心人自能看出，妙音戲的穩當，又苦苦哀求道：「你我姊妹如同一體，有甚事情還要瞞着小妹，您準知道小妹無能不足與您分憂，然而小妹最低限度也能與姊姊同情，如有需用小妹之處，就是粉身碎骨也不敢辭，姊姊的事情，若再瞞着小妹，還有誰人可說，你這樣便是把小妹當作外人看待了」妙音苦苦哀告，講了很多好話，霞姑低頭嘆口氣道：「愚姊的事，是已經辦完了，不過將來落到甚麼地步，那是不一定，也許你我姊妹永遠不能再見

也未可知」妙音聽說益加驚恐，趕着問的更急，霞姑嘆道：「我這事雖是至親骨肉也不應相告，因為我這幾天誅殺了幾個仇人，按修道的規矩說就是犯了殺戒，所以我的心中有點鬱悶，話說到這裏為止，詳細你就不必再問，就是這一點點也只有你知道罷了」她說完這些話又復嘆一口氣，似有無限感慨，妙音聽她說出這些事情，不勝驚懼，但人家交待的明白，却也不便再問，只好用別的言詞安慰她幾句，霞姑又憤憤的說道：「我這些日晦氣的很，異種孽類也敢向我逞凶，我已經開了殺界，不差這個孽畜，妹妹的掌中昆吾，明晚借與我一用，待我剪除這個孽障，不過就是一樣，這孽種的利害非比尋常，萬一愚姊勝不過他，恐怕連賢妹的寶貝就許葬於海底，那就太對不起您了，但這掌中昆吾確是制這孽畜的利器，愚姊得此助力比較有把握點，倘是沒有此物，那就壞事了，未知賢妹可能借我一用」妙音聽霞姑這樣說，又是驚駭，又是懷疑，不知師姊要和甚麼東西鬥，可惜自己沒學得多點本事，不然助她一臂之力，豈不是好的，她一行想着答道：「姊姊太客氣了，我這劍恨不能誠心送與姊姊，何況是借用，不知姊姊要與甚麼東西相鬥，妹妹能不能與姊姊助助胆量」霞姑笑道：「這事你是幫不上手的，我謝謝你的好意就是」妙音因為正在練武，對於角鬥的事情，也不似從前那麼畏懼，尤其師姊畢竟有甚麼本領也不曉得，這次他要和甚麼精靈相鬥，何不要跟去看，借着長些見識，遂將這番意思向霞姑說了，霞姑想一想道：「你若不害怕也到可以，不過你無

論見到甚麼異徵，不要作聲，這是最要緊的。」妙音敬謹答應着，愆當柳霞姑要與甚麼東西相鬪，原來逍遙島的東南角一里之遙，水中突出一片巖石，另形成一個孤島，因為這地方遠在極東，人跡罕至，並沒有個獨立名字，也算逍遙島的一部份，在水深數丈的巖石底下，有廣闊十畝的一個大石穴，石穴裏邊潛伏着一個成精數百年的蛟人，牠在這一方水國之中驅蛟役龍，與風作浪，實際就是水底霸王，有時幾百里外的舟船也教他弄翻，牠熬到成精，不知傷害了多少生靈，自從蘊珠仙子開闢仙島以來，念這孽虫已活過幾百年，不忍的除了牠，且運用至誠感召牠，只要牠不作怪就不妨礙，並戒島上的人不准踏到蛟穴的巖穴上面，多少年來也未出甚麼事情，前幾個月因為妙音每天到潔泉汲水，霞姑常到東南角去遊逛，有一次霞姑貪看海上的夕照迴光，歸時稍晚，那蛟人竟興風作浪向她搏噬，霞姑將牠擊退，以為牠偶爾作怪，這種異類也無足深責，不料此後這孽虫竟然數次和她作對，尤其這次夜間歸來，正在馭劍飛行之際，那蛟人竟從海底騰出，挾着疾風驟雨向霞姑襲來，幸而霞姑自幼精修，根基深厚，空中海面鬪過多時仍能將那精靈擊退，但她回到金闕瑤宮已經帶些汗痕，自然吃力不小，又恰巧被妙音看出，她被懇問不過，遂向妙音微微的洩露一星半點，事情都是趕巧，次日杜月華到南海去了，頻行囑咐無事不准島邊遊玩，功課還是靜修爲上，師傅走後，柳霞姑衷心喜悅，對妙音說道：「這是天助愚姊成功，倘是師傅不走，這件事情也許不待做成功就被師

傳制止了，如今師傅既然遠出，索性做過痛快，師傅回來即便不高興，大不過是受點責罰，也就無關緊要了」她雖這樣表示，妙音終是不大明白，時間是一刻不停進行着，霎時紅日西沉，冰輪乍湧，幽靜的海島浮着一層銀光，海面萬里空明，浸在月色中的浪花起伏明滅，湧現在水面，金闕琳宮中暗著無限緊張氣氛，霞姑換了一身鹿筋豹皮軟衣，軟皮水靴，綠帕纏頭，繫上長劍，另是一派英俊氣象，她結束停當，向妙音借過掌中昆吾，看看天色尙早，走近琴床，譜了一會六武之樂，「實大聲宏」中湧出一派殺氣，她雖然如此從容，妙音却不由得心頭跳蕩，霞姑譜一會音樂，望望窗外月色，立起身來說道：「時間到了，我要去做事，妹妹你還是在家罷」妙音昨天已經要求前往，這時當然不能再退縮，堅執要去，霞姑點頭道：「你只要記着愚姊的話就不妨礙」叮嚀一番，師姊妹兩個出了琳宮，踏着月光照臨下的白玉階砌轉過依雲軒，從東君靈圃的東南角越過小崇山，妙音就看見往時汲水日常經過的那座長板橋，還是安然無恙，並未被大風吹去，霞姑帶她到了極南端，一片巨大巖石，下臨着一道深長的溝壑，在月光底下望去尤覺深邃，這道巨壑的南東兩面全被海水包圍着，遠觀滄波，俯瞰怪石，別是一派光景，霞姑拉妙音坐在一塊平石上說道：「這片巖石正對着那孽虫的巢穴，師傅在這裏沒有黨符禁制，你在這裏既然安全，並且看的也清亮，你看，那蓬蓬亂石間，便是那惡毒孽畜出沒之處，我們在此等牠一會」兩人坐在石上談論那蛟人的凶猛，待了好些

時間沒有一點動靜，一輪明月漸漸高升，光亮更加增強，島上的光景也越發的清楚，霞姑等的發急，纔說我去引出牠來，一言未了，只見對面蓬石旁邊，竊地突出一個怪物，帶起水花約有一丈多高，從月光中望牠的猙獰形貌，使人不寒而慄，這東西生就的鬼面人身，頂上長一隻烏油角，遍體生鱗，像是披了一身甲冑，目光閃閃，浩似電炬發射，面孔的顏色比綠苔還深，只這一打照面，妙音先嚇得軟攤了一半，霞姑說了聲妹妹不要動，那東西已經挾着風濤騰空而起，霞姑一頓足，一道彩光追了上去，風濤和彩光攪成一團，作出驚人的霹靂，聲震山谷，濤光登時掩去很遠，寂滅了形聲，妙音驚的渾身亂抖，暗自替霞姑担心，停了不多時候，奔雷墜石的聲音又從遠方傳來，驟然便到近前，一時風濤並作，霹靂交加，濤霧汾騰，彩光隱現，在半空中打了幾個轉，墜落在蓬石之上，現出本來形相，霞姑隨着飄落下來，揮劍便砍，那鮫人也張牙舞爪迎着搏鬥，有時寶劍觸到鮫人的犄角，鏗然作響，火光迸射，依然不能傷損牠，搏鬥多時，那怪忽從最高巖石上一躍而下，遁入水中，霞姑也隨着躍下，倏忽之間，消逝了她的影子，妙音只驚的哦了一聲，她記着師姊囑付的言語，忍峻止住，心頭緊做一團，師姊沒入水中吉凶全然不知，這時明月皎皎，微風習習，海天空闊，蒼茫無際，景色越是寂靜，妙音的情緒越是緊張，她覺得偌大時間師姊還不出來，恐怕凶多吉少，她眼瞅着水面，盼着發現些朕兆，但這萬里蒼波，除了微波明滅以外，更沒有其他的跡象發現出來

，停了好久的時間，忽聽轟然一聲，有如山崩地陷，海面湧起一蓬水注，挾着亂石衝上半空，高約數丈，接着一陣風濤解纜，直照妙音隱伏的地方奔來，剛剛快到近前，忽然金光亂閃，鮫人跌落淵底纔要作雷上騰，柳霞姑手握掌中昆吾，急降飛下，兩下起落碰個正着，掌中昆吾完全攢入那怪的腦後，接着啾然一聲，那怪便在谷底翻騰起來，只攪得石斷崖崩，沙飛土揚，妙音憑高視下，看的分明，只見師姊握定掌中昆吾，飛上飛下，伺隙便敲，那怪不知受了多少創傷，漸見不支，竟自跌落在地，霞姑竄上照定頭部胸臆，連敲數十下，一躍飛上巖石，飄落在妙音面前，妙音又驚又喜，緊張的不能言語，霞姑笑道：「幸告成功，寶劍敬還主人，咱們就回去罷」兩人一同回到金闕琳宮，次日到巖谷觀看，只見碧冉冉的一泡綠油，浸着一個鬼面人身的龐大軀殼，這東西數百年造孽，一旦伏誅，也是氣數使然，霞姑正同妙音觀看昨晚戮斃的那個鮫人，忽然一個女童跑來說道，師傅呼喚，霞姑心中不由一怔，要知後事且看下集。



上海勵力出版社